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新青年

LA JEUNESSE



要目

詳細篇目 刊在冊內

原名青年雜誌

第五卷　第一號

上海羣益書社印行

新青年

第五卷第一號目次

(一九一八 民國七 七月十五日發行)

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

陳獨秀

本誌同人及讀者；往往不以我談政治為然．有人說我輩青年，重在修養學識，從根本上改造社會，何必談甚麼政治呢？有人說本誌曾宣言志在輔導青年，不議時政，現在何必談甚麼政治惹出事來呢？呀呀！這些話却都說錯了．我以為談政治的人當分為三種；一種是做官的，政治是他的職業；他所談的多半是政治中瑣碎行政問題，與我輩青年所談的政治不同．一種是官場以外他種職業的人，凡是有參政權的國民，一切政治問題行政問題，都應該談談．一種是修學時代之青年，行政問題，本可以不去理會；至於政治問題，往往關於國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應該裝聾推啞呢？

我現在所談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問題，更不是行政問題，乃是關係國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此種根本問題，國人倘無徹底的覺悟，急謀改革；則其他政治問題，必至永遠紛擾，國亡種滅而後已！國人其速醒！

第一當排斥武力政治　以理論言，單獨武力，決不能建設現代的國家．以事實言，袁世凱張勳相繼以武力政策，都歸失敗；不但其自己失敗，國家也因之到了破產地位；倘有繼之者，其效果也可想而知．目下政治上一切不良的現象，追本求源，都是武人不守法律，為惡因中之根本惡因．無論何人，一旦有槍在手，便焚殺淫掠，無所不為，國法人言，無所顧忌；尚復成何世界！此種武力政治倘不廢除；不但

共和是個虛名，就是復辟立君，也沒有辦法；不但憲政不能實行，就是專制皇帝，也沒有臉面坐在金鑾殿上發號施令。所以我們中國要想政象清寧，當首先排斥武力政治；無論北洋派也好，西南派也好，都要勸他們把這有用的武力，用着對外，不許用着對內；必定這一層辦得到，然後才配開口說到什麼政治問題；否則將是無論北洋武人執政也好，西南武人執政也好，終久是個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一有什麼政法律之談呢？（日本楠瀨中將說道；（中國目前最要者，與其謂為南北妥協，寧在改革督軍政治；若不改革，卽聘首顧問，亦終難改善國政，）這話可算說得切中要害，）

第二當拋棄以一黨勢力統一國家的思想　現在世界各國中，像德意志雖說是以普魯士為中心勢力，統一聯邦，像日本雖說是以薩長軍閥為中心勢力，統一三島；但是德意志各聯邦也不是事事仰普魯士的鼻息；德日各政黨盤踞之國會，都有絕大的威權，也非普魯士及薩長軍人可以任意指揮，隨便破壞的；況且近年以來，普魯士及薩長軍閥的威權，也都有日漸收縮之勢了。試問我們中國那一黨人，那一派人，配說有普魯士或薩長軍閥的勳勞和實力呢？袁世凱以數十年的辛苦經營，尚且不能以一派勢力統一國家；其餘各黨各派的內容，都是四分五裂，本身尚不能統一；如何當作統一全國的中心勢力呢？這種迷夢倘不打破，各派人都想阜自己之勢力來統一中國，而各派都統一不成；卽使一時成功，也斷斷不能持久；互想統一，互奪政權，爭奪不休，必至外國人來統一而後已。所以我始終主張北洋國民進步三黨平分政權的辦法，又贊成一黨組織內閣的夢想；我們中國人無論何黨何派，自己甘心在野，容讓敵黨執政的雅量，實在缺乏的很，老實說一句，一碗飯要大家吃，若想一人獨吃，勢必大

家爭奪，將飯碗打破，一個人也吃不成．

第三當決定守舊或革新的國是　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樣，斷斷不可調和牽就的．這兩樣孰好孰歹，是另外一個問題，現在不必議論．但或是仍舊用中國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這個國是，不可不首先決定．若是決計守舊，一切都應該採用中國的老法子，不必白費金錢派什麼留學生，辦什麼學校，來研究西洋學問．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譬如既然想改用立憲共和制度，就應該尊重民權法治平等的精神；什麼大權政治，什麼天神，什麼聖王，都應該拋棄．若覺得神權君權為無上治術，那共和立憲便不值一文．又如相信世間萬事有神靈主宰，那西洋科學便根本破壞，一無足取．若相信科學是發明眞理的指南針，像那和科學相反的鬼神，靈魂，鍊丹，符咒，算命，卜卦，扶乩，風水、陰陽五行，都是一派妖言胡說，萬萬不足相信的．因為新舊兩種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斷然不能相容；要想兩樣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馬，一樣不成．中國目下一方面既採用立憲共和政體，一方面又採唱尊君的孔教，夢想大權政治，反對民權；一方面設立科學的教育，一方面又提唱非科學的祀天，信鬼，修仙，扶乩的邪說；一方面提唱西洋實驗的醫學，一方面又相信三焦，丹田，靜坐，運氣的衛生；我國民的神經顛倒錯亂，怎樣到了這等地步！我敢說；守舊或革新的國是，倘不早早決定，政治上社會上的矛盾，紊亂，退化，終久不可挽回！

國家現象，往往隨學說爲轉移，我們中國，已經被歷代悖謬的學說敗壞得不成樣子了。目下政治上，社會上，種種暗雲密布，也都有幾種悖謬學說在那裏作祟。慢說一班老腐敗了，就是頭腦不清的青年，也往往爲悖謬學說所惑；我所以放膽一言，以促我青年之猛醒！

貞操問題

胡適

（一）

周作人先生所譯的日本與謝野晶子的貞操論（本報四卷五號。）我讀了狠有感觸。這個問題，在世界上受了幾千年無意識的迷信，到近幾十年中方才有些西洋學者正式討論這問題的眞意義。文學家如易卜生的羣鬼和Thomas Hardy的苔史（Tess of the D'urberilles）都帶着討論這個問題。如今家庭專制最利害的日本居然也有這樣大胆的議論！這是東方文明史一件極可賀的事。

當周先生翻譯這篇文字的時候，北京一家狠有價值的報紙登出一篇恰相反的文章。這篇文章是海甯朱爾邁的會葬唐烈婦記。（七月二十三四日北京中華新報。）上半篇寫唐烈婦之死如下；

唐烈婦之死，所閱灰永錢滷，投河，雉經者五，前後絕食者三；又益之以砒霜，則其親試乎殺人之方者凡九。自除夕上溯其夫亡之夕，凡九十有八日。夫以九死之慘毒，又歷九十八日之長，非所稱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者乎？…………

下文又借出一件『俞氏女守節』的事來替唐烈婦作陪襯；

女年十九，受海鹽張氏聘，未于歸，夫夭，女卽絕食七日，家人勸之力，始進糜曰；『吾卽生，必至張氏甯服喪三年，然後歸報地下。』

最妙的是朱爾邁的論斷；

嗟乎，俞氏女蓋聞烈婦之風而興起者乎？……俞氏女果能死於絕食七日之內，豈不甚幸？乃爲家阻之，俞氏女亦以三年爲己任，余正恐三年之間，凡一千八十日有奇，非如烈婦之九十八日也。且絕食之後，其家人防之者百端，……雖有死之志，而無死之間，可奈何？烈婦倘能陰相之以成其節，風化所關，猗歟盛矣！

這種議論檢直是全無心肝的貞操論。俞氏女還不曾出嫁，不過因爲信了那種荒謬的貞操迷信，想做那『青史上留名的事』，所以絕食尋死，想做烈女。這位朱先生要維持風化，所以忍心害理的巴望那位烈婦的英靈來幫助俞氏女趕快死了，『豈不甚幸！』這種議論可算得貞操迷信的極端代表。儒林外史裏面的王玉輝看他女兒殉夫死了，不但不哀痛，反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五十二回）王玉輝的女兒殉已嫁之夫，尚在情理之中。王玉輝自己『生這女兒爲倫紀生色。』他看他女兒死了反覺高興，已不在情理之中了。至於這位朱先生巴望別人家的女兒替他未婚夫做烈女，『說出那種猗歟盛哉』的全無心肝的話，可不是貞操迷信的極端代表嗎？

貞操問題之中，第一無道理的，便是這個替未婚夫守節和殉烈的風俗。在文明國裏男女用自由意志，由高尚的戀愛，訂了婚約，有時男的或女的不幸死了，剩下的那一個因爲生時情愛太深，故情願不再婚嫁。這是合情理的事。若在婚姻不自由之國，男女訂婚以後，女的還不知男的面長面短，

有何情愛可言？不料竟有一種陋儒，用『靑史上留名的事』來鼓勵無知女兒做烈女，『爲倫紀生色』，『風化所關，猗歟盛矣！』我以爲我們今日若要作具體的貞操論，第一步就該反對這種忍心害理的烈女論，要漸漸養成一種輿論，不但不把這種行爲看作『猗歟盛矣』可旌表褒揚的事，還要公認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惡；還要公認勸人做烈女，罪等於故意殺人。

這不過是貞操問題的一方面，這個問題的眞相，已經與謝野晶子說得很明白了。他提出幾個疑問，內中有一條是『貞操是否單是女子必要的道德？還是男女都必要的呢？』這個疑問在中國更爲重要。中國的男子要他們的妻子替他們守貞守節，他們自己却公然嫖妓，公然納妾，公然『弔膀子』。再嫁的婦人在社會上幾乎沒有社交的資格；再婚的男子，多妻的男子，却一毫不損失他們的身分。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嗎？怪不得古人要請『周婆制禮』來補救『周公制禮』的不平等了。

我不是說，因爲男子嫖妓，女子便該偸漢；也不是說，因爲老爺有姨太太，太太便該有姨老爺。我說的是，男子嫖妓，與婦人偸漢，犯的是同等的罪惡；老爺納妾，與太太偸人，犯的也是同等的罪惡。爲什麼呢？因爲貞操不是個人的事，乃是人對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雙方面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愛情，心思專一，不肯再愛別人，這就是貞操。貞操是一個『人』對別一個『人』的一種態度。因爲如此，男子對於女子，也該有同等的態度。若男子不能照樣還敬他，他就是不配受這種貞

操的待遇。這並不是外國進口的妖言，這乃是孔丘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丘說；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於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於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孔丘五倫之中，只說了四倫，未免有點欠缺。他理該加上一句道；

所求乎吾婦，先施之，未能也。

這纔是大公無私的聖人之道！

（二）

我這篇文字剛才做完，又在上海報上看見陳烈女殉夫的事。今先記此事大略如下；

陳烈女名宛珍，紹興縣人，三世居上海。年十七，字王遠甫之子菁士。菁士於本年三月廿二日病死，年十八歲。陳女聞死耗，即沐浴更衣，潛自仰藥。其家人覺察，倉皇施救，已無及。女洒泣然曰；『見志早決。生雖未獲見夫，歿或相從地下………』言訖，遂死，死時距其未婚夫之死僅三時而已。（此據上海紹興同鄉會所出徵文啓）

過了兩天，又見上海縣知事呈江蘇省長請予褒揚的呈文中說；

呈爲陳烈女行實可風，造册具書證明，請予按例褒揚事………（事實略）………茲據呈稱………並開具事實，附送褒揚費銀六元前來………知事復查無異。除先給予『貞烈可風』匾額以

資旌表外詳援褒揚條例……之規定造具清册並附證明書連同褒揚費一併備文呈送仰祈鑒核俯賜啓行內務部將陳烈女按例褒揚實爲德便事。

我讀了這篇呈文，方才知道我們中華民國居然還有什麼褒揚條例。於是我把那些條例尋來一看，只見第一條九種可褒揚的行誼的第二款便是『婦女烈節貞操可以風世者』，第七款是『著述書籍，製造器用於學術技藝或發明或改良之功者』，第九款是『年逾百歲者』。一個人偶然活到了一百歲，居然也可以與學術技藝上的著作發明享受同等的褒揚！這已是不倫不類可笑得狠了。再看那條例施行細則解釋第一條第二款的『婦女節烈貞操可以風世者』如下；

第二條；褒揚條例第一條第二款所稱之『節』婦，其守節年限自三十歲以前守節至五十歲以後者。但年未五十而身故，其守節已及六年者同。

第三條；同條款所稱之『烈』婦『烈』女，凡遇強暴不從致死，或羞忿自盡，及夫亡殉節者，屬之。

第四條；同條款所稱之『貞』女，守貞年限與節婦同。其在夫家守貞身故，及未符年例而身故者，亦屬之。

以上各條乃是中國操貞問題的中心點。第二條褒揚『自三十歲以前守節至五十歲以後』的節婦，是中國法律明明認三十歲以下的寡婦不該再嫁；再嫁爲不道德。第三條褒揚『夫亡殉節』的烈婦烈女，是中國法律明明鼓勵婦人自殺以殉夫；明明鼓勵未嫁女子自殺以殉未嫁之夫。第四條

褒揚未嫁女子替未婚亡夫守貞二十年以上，是中國法律明明說未嫁而喪夫的女子不該再嫁人；再嫁便是不道德。

這是中國法律對於貞操問題的規定。

依我個人的意思看來，這三種規定都沒有成立的理由。

第一，寡婦再嫁問題。　這全是一个個人問題。　婦人若是對他已死的丈夫眞有割不斷的情義，他自己不忍再嫁；或是已有了孩子，不肯再嫁；或是年紀已大，不能再嫁；或是家道殷實，不愁衣食，不必再嫁，——婦人處於這種境地，自然守節不嫁。　還有一些婦人，對他丈夫，或有怨心，或無恩意，年紀又輕，不肯拋棄人生正當的家庭快樂；或是沒有兒女，家又貧苦，不能度日；——婦人處於這種境遇沒有守節的理由，爲個人計，爲社會計，爲人道計，都該勸他改嫁。　貞操乃是夫婦相待的一種態度。　夫婦之間愛情深了，恩誼厚了，無論誰生誰死，無論生時死後，都不忍把這愛情移於別人；這便是貞操。　夫妻之間若沒有愛情恩意，卽沒有貞操可說。　若不問夫婦之間有無可以永久不變的愛情，若不問做丈夫的配不配受他妻子的操貞，只曉得主張做妻子的總該替他丈夫守節；這是一偏的貞操論，這是不合人情公理的倫理。　再者，貞操的道德，『照各人境遇體質的不同，有時能守，有時不能守；在甲能守，在乙不能守。』（用與謝野晶子的話）　若不問個人的境遇體質，只曉得說『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只曉得說『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用程子語）　這是忍心害理，男子專制的貞操論。——以上所說，大

旨只要指出寡婦應否再嫁全是個人問題，有個人恩情上，體質上，家計上種種不同的理由，不可偏於一方面主張不近情理的守節。因為如此，故我極端反對國家用法律的規定來褒揚守節不嫁的寡婦。褒揚守節的寡婦，即是說寡婦再嫁為不道德，即是主張一偏的貞操論。法律既不能斷定寡婦再嫁為不道德，即不該褒揚不嫁的寡婦。

第二，烈婦殉夫問題。寡婦守節最正當的理由是夫婦間的愛情。婦人殉夫最正當的理由也是夫婦間的愛情。愛情深了，生離尚且不能堪，何況死別，再加以宗教的迷信，以為死後可以夫婦團圓。因此有許多婦人，夫死之後，情願殺身從夫於地下。這個不屬於貞操問題。但我以為無論如何，這也是個人恩愛問題，應由個人自由意志去決定。無論如何，法律總不該正式褒揚婦人自殺殉夫的舉動。一來呢，殉夫既由於個人的恩愛，何須用法律來褒揚鼓勵？二來呢，殉夫若由於死後團圓的迷信，更不該有法律的褒揚了。三來呢，若用法律來褒揚殉夫的烈婦，有一些好名的婦人，便要借此博一個『青史留名』；是法律的褒揚反發生一種沽名釣譽作偽不誠的行為了！

第三，貞女烈女問題。未嫁而夫死的女子，守貞不嫁的，是『貞女』；殺身殉夫的，是『烈女』。我上文說過，夫婦之間若沒有恩愛，即沒有貞操可說。依此看來，那未嫁的女子，對於他丈夫有何恩愛？既無恩愛，更有何貞操可守？我說到這裏，有個朋友駁我道，『這話別人說了還可，胡適之可不該說這話。為什麼呢？你自己曾做過一首詩，詩裏有一段道；

我不認得他，他不認得我，我却常念他，這是爲什麼，
豈不因我們，分定常相親？由分生情意，所以非路人。
海外土生子，生不識故里，終有故鄉情，其理亦如此。

依你這詩的理論看來，豈不是已訂婚而未嫁娶的男女因爲名分已定，也會有一種情意。　既有了情意，自然發生貞操問題。　你於今又說未婚嫁的男女沒有恩愛，故也沒有貞操可說，可不是自相矛盾嗎？

我聽了這番駁論，幾乎開口不得。　想了一想，我纔回答道；　我那首詩所說名分上發生的情意，自然是有的；若沒有那種名分上的情意，中國的舊式婚姻決不能存在。　如舊日女子聽人說他未婚夫的事，卽面紅害羞，卽留神注意，可見他對他未婚夫實有這種名分上所發生的情誼。　但這種情誼完全屬於理想的。　這種理想的情誼往往因實際上的反證，遂完全消滅。　如女子懸想一個可愛的丈夫，及到嫁時，只見一個極下流不堪的男子，他如何能堅持那從前理想中的情誼呢？　我承認名分可以發生一種情誼，我並且希望一切名分都能發生相當的情誼　但這種理想的情誼，依我看來，實在不夠發生終身不嫁的貞操，更不夠發生殺身殉夫的節烈。　卽使我更讓一步，承認中國有些女子；例如吳趼人恨海裏那個浪子的聘妻，深中了聖賢經傳的毒，由名分上眞能生出極濃摯的誼情，無論他未婚夫如何淫蕩，人格如何墮落，依舊貞一不變。　試問我們在這個文明時代是否應該贊成提倡

這種盲從的貞操只値得一句『其愚不可及也』的評論，却不値得法律的褒揚。法律既許未嫁的女子夫死再嫁，便不該褒揚處女守貞。至於法律褒揚無辜女子自殺以殉不曾見面的丈夫，那更是男子專制時代的風俗，不該存在於現今的世界。

總而言之，我對於中國人的貞操問題，有三層意見。第一，這個問題，從前的人都看作『天經地義』，一味盲從，全不研究『貞操』兩字究竟有何意義。我們生在今日，無論提倡何種道德，總該想想那種道德的眞意義是什麼。墨子說得好；

子墨子問於儒者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先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公孟）

今試問人『貞操是什麼？』或『爲什麼你褒揚貞操？』他一定回答道，『貞操就是貞操。我因爲這是貞操，故褒揚他』。這種『室以爲室也』的論理，便是今日道德思想宣告破產的證據。故我做這篇文字的第一個主意只是要大家知道『貞操』這個問題並不是『天經地義』，是可以澈底研究，可以反覆討論的。

第二，我以爲貞操是男女相待的一種態度；乃是雙方交互的道德，不是偏於女子一方面的。由這個前提，便生出幾條引申的意見；（一）男子對於女子，丈夫對於妻子，也應有貞操的態度。（二）男

子做不貞操的行爲，如嫖妓娶妾之類，社會上應該用對待不貞婦女的態度來對待他. (三)婦女對於無貞操的丈夫，沒有守貞操的責任。 (四)社會法律既不認嫖妓納妾爲不道德，便不該褒揚女子的『節烈貞操』。

第三，我絕對的反對褒揚貞操的法律。 我的理由是；(一)貞操既是個人男女雙方對待的一種態度，誠意的貞操是完全自動的道德，不容有外部的干涉，不須有法律的提倡。 (二)若用法律的褒揚爲提倡貞操的方法，勢必至造成許多沽名釣譽，不誠實無意識的貞操舉動。 (三)在現代社會，許多貞操問題，如寡婦再嫁，處女守貞，等之問題的是非得失，却都還有討論餘地，法律不當以武斷的態度制定褒貶的規條。 (四)法律既不獎勵男子的貞操，又不懲男子的不貞操，便不該單獨提倡女子的貞操。 (五)以近世人道主義的眼光看來，褒揚烈婦烈女殺身殉夫，都是野蠻殘忍的法律，這種法律，在今日沒有存在的地位。

（完）

諸子無鬼論

易白沙

鬼神有無、古今學者、每多聚訟、吾國周秦以來、亦起爭執、佛家則謂大地河山、乃由心造、人且非眞、鬼將焉附、惟小乘說法、頗有神鬼之談。管仲老聃莊周韓非劉安王充諸子、亦謂鬼神起於人心、孔子態度不甚明瞭、然多重人事少說鬼話、祇有墨家祀天佑鬼、施於淺化之民、因風俗以立教義。中國宗教不能成立、諸子無鬼論之功也。

吾國鬼神、盛於帝王、古代文化、亦藉鬼神以促其演進、黃帝倉頡制造文字、而曰天雨粟、鬼夜哭、神農發明耕稼、能興風雨、而稱之曰神、神堯知人善任、而稱之曰神、神禹平水土、而稱之曰神、此種人物、皆神所造、而非人所生、於是謂之天子、說文云、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吾輩視此、卽私生子之代名。而古人尊爲神聖之美號、一切禮學文物、皆出其手、管子言有虞之王、封土爲社、始民知禮。(管子輕重戊篇)宰我言周人以栗使民戰慄。(見論語)是以君主教主操之成權、其用意乃在知禮與戰慄耳。

原人不知法律、天子最難辨者、莫如血鬥之是非、不假神權、無從解決、試舉黃帝所制文字證之

廌下云、解廌、獸也、似牛一角、古者決獄、令觸不直者、象形、

薦下云、獸之所食艸、從廌艸、古者神人以廌遺黃帝 曰、何食何處、曰、食薦、夏處水澤、冬處松柏。

灋下云、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觸不直者去之、從廌去、法、今文省(二字皆見說文)

黃帝既借此似牛之物、裁判訴訟。後世天子、奉爲憲法。論衡應是篇觟䚦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者、羊起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然則皋陶雖善治獄、不過爲牛之傀儡。裁判實權、不操之自身也。夏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軍事裁判刑罰之柄、亦牛操之也。（社不能言，卽由鬮解所觸而定。）周禮媒氏男女之陰訟、聽于勝國之社。是牛亦干涉男女之陰私也。墨子明鬼篇言齊莊君之臣、有王里國中里徼者、二子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使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刺羊灑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腳而殪。是三年不斷之獄、非牛不能決也。惟許愼以爲牛。墨翟王充以爲羊。牛耶羊耶、吾人未見此種怪物、亦無從裁判其是非。（西方古時，亦神權決獄。諺曰，古之訟獄乃鬮結，韋編言曰驗也。見嚴譯社會通詮。）

古之帝王、神道設教、運天下於掌。遂以不祀鬼神之國爲野蠻。必滅其地而虜其君。孟子言湯之滅葛、由於葛伯放而不祀。（滕文公下）武王滅紂、泰誓三篇、宣布罪狀。一則曰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再則曰謂祭無益。三則曰郊社不修。宗廟不享。春秋之時、楚人滅夔、由於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之神。（左傳僖公二十六年）晉景公滅潞國而虜其君、數其五大罪、以不祀鬼神爲第一罪狀。（宣公五年）葛伯商紂夔子潞子既以不祀鬼神、至於亡國。故是時諸侯雖國小兵弱、亦欲藉鬼神之佑、以捍強邦。楚武王侵隨、隨侯所恃以拒楚者、在祀神之牲牷肥腯、粢盛豐備。（左傳桓公六年）齊師伐魯、莊公所恃以敵齊者、在以信祀神。（莊公十年）晉侯假道於虞以代虢。宮之奇諫。虞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僖公五年）漢時受匈奴之禍、而使范氏詛胡於神。（漢書匈奴傳）匈奴亦常埋牛羊於水上以詛漢軍。（漢書西域傳）王莽將死、猶坐斗柄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於

予何。（漢書王莽傳）自三代以至清人之義和團一部廿五史、捍禦強敵、幾乎無代不以鬼神爲武器。君權神權、關係密切。若就君主論國人之知能、謚以野蠻、實非過當。然國人三千年以前、有首出之英、欲脫此神道以入於人道、舉凡鬼神奇談、摧陷而廓清之。故國人至今無統一之宗教。此種學說潛滋暗長、雖君主亦無如彼何。諸子之無鬼論、皆欲解脫神道者也。首先發難以仆神權者、爲道家。其後法家、儒家、相繼以起。墨家天志明鬼、亦力求改良。去君主之網羅、爲宗教之儀式。薄葬明鬼、道相乖違。漢人猶謂其難從。帝王之神道設教、諸子早唾棄無餘矣。論衡卜筮篇曰、

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筮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

管子修權篇曰、

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祟。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形勢解亦云、犧牲圭璧不足以享鬼神）

韓非飾邪篇曰、

龜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嚮背、不足以專戰。

太公爲道家之宗、管仲韓非其學亦自道家出、而皆力詆龜筮鬼神。韓非更謂其禍必至亡國。亡徵篇言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此與湯武滅紂之宣言、完全反對。蓋有鑒於神權之流毒政治、如隨侯莊公虞公諸學說、可以亡國而有餘。太公管子直視鬼神爲對外祕訣、玩弄諸侯於股掌之上。或以爲滅國新法、或假爲外交手段。試分舉於左。

一太公之神道　武王發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周之所諱也。（論衡恢國篇）

一管子之神道　龍鬥於馬渭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飾、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按天上當脫祀字。謂盛服飾以祀天使。）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管子輕重丁篇）

太公之說、可與武王泰誓三篇不祀鬼神互相印證。管子之言龍乃天使、則黃帝鼎湖之龍、大禹舟中之龍、更可推知。太公管仲之屬、道宗同屈鬼神、而又利用之以爲霸王之資。所謂姦謀惑民、所謂役使鬼神、旗幟鮮明、毫不隱諱。然不僅施之外交、且行於內政。管子牧民篇曰、

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管子又嘗說種種鬼怪爲桓公治病。桓公輾然而笑。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見莊子達生篇。）

管子斥神道防害政治。若對於國外之「愚者」、與國內之「陋民」、亦常利用。然其無鬼論、純屬政治、無關學理。若老子之言、則更進矣。老子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老子第六十章）韓非見其言隱約、更申其義曰、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血氣治而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神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

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解老篇）列子亦曰、列姑射山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黃帝篇）與韓非解老其義正同。其後儒家荀卿雜家王充尤發揮此義。

荀子解蔽篇曰、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蹞步之澮也。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而以爲洶洶、埶亂其官也。（按厭爲壓古文。目壓故視一物有兩形。）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也、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水動而景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埶玄也。（按玄爲眩古文。）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爲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卬視其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凡人之有鬼也、必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此人之所無有而有無之時也。

論衡訂鬼篇曰、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則見鬼出。……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鏁繩纆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

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按愚自童時卽執無鬼說。前歲大病。則口言鬼。目見鬼。耳聞鬼。吾兄培基亦夢鬼降。言愚必死。亦王充思念存想之說也。

荀子王充言鬼由心造、較韓非列子解釋更詳。荀子爲儒家正宗、不僅排斥鬼神、凡古代相傳之上帝及禎祥妖孽諸說、均以爲無關人事。其詳見於天論篇。茲分舉之。

一人力可以勝天

天有常行、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亡。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

一妖異不足懼

星隧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按黨卽儻。古文儻見。猶言或見。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儻。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

一祭祀祈禱非言享鬼實以飾禮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而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也。

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爲文。百姓以爲神。以爲文則吉。以爲神則凶。

儒家不信鬼神、是以怪力亂神、孔子不語。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樊遲問智。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此雖不談鬼神、惜用意涵混、不若荀子解蔽天論所言章明較著矣。儒家子思孟軻頗言五行。故荀子於非十二子篇力詆其謬。蓋孟子常言天。中庸則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與荀子天論水火不相容也。荀子王充而外、能詳解其原委者、更有淮南王劉安淮南書汜論訓篇言鬼神起原乃因三事。

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揜其氣也。又況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鷇、毛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蠬蜄、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山出梟陽、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以上言鬼神由乎心造）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禨祥而爲立禁、總形類推而爲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爲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軵其肘。枕戶橉而臥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爲上牲者、非彘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享之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藏者、非能具綈綿曼帛溫暖於身也。世以爲

裘者難得貴買之物也、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而讐之。相戲以刃太祖軵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仇爭忿鬥、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枕戶橉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而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乘虛而出入、則無能履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往來也。風氣也、陰陽相搚者也。離者必病。故託鬼神以伸誡之也。凡此之俗、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府官者也。故以禨祥明之、爲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敎。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爲禨祥、而狠者以爲非、惟有道者、能通其志。（以上言鬼神由于設敎。）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箒臼杵者、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時見其德不功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惟太山。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惟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之所以重仁襲恩。故炎帝於火而死爲竈。禹勞天下而死爲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以上言鬼神由于報功。）

其第一事、與荀子解蔽篇王充訂鬼篇旨意相同。第二事、卽經傳中所謂神道設敎。第三事、則崇德報功之說。皆非有眞鬼眞神於幽暗之中、宰制人事。劉安之無鬼論誠根本解決矣。諸子既倡無鬼、故於人之死後無所論說。惟列御寇莊周王充略言死後之情狀。

一　列禦寇說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

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㡭。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蝴蝶。蝴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掇。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於食醯。黃軦生於九猷。瞀芮生於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尸子廣澤篇程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貘。）程生馬。馬生人。（莊子至樂篇）

一莊周說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生死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而俄子輿有病。……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以乘之。豈更駕哉。（莊子大宗師篇）

一王充說　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為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論衡論死篇）

列子之說、今言鬼者多以輪迴附會。實則列子論生前之人、非談死後之鬼。古人言語、雖難盡解。觀其全文、大意謂由水生植物、變成陸地植物。再變昆蟲。再變飛鳥。再變走獸。由豹子演成馬。由馬演成人。蓋詳述動物進化。（天瑞篇引列子語、中有人血為野火。馬血為轉燐。尤言物質變化者也。）至呂氏春秋更言犬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察傳篇）已明人猴玃犬、相遞進化。較列子馬生人之說、尚覺確鑿。歐洲動物學者、亦有馬變人一說。因古代之馬其蹄亦五指足

之骨節頗有類人之處。自達爾文以後、此說乃廢。不審何以與列子呂覽符合如此。

至於王充則從物理上辯明無鬼。謂世俗言鬼神狀態、皆不足信。今舉論死篇所言分列之。

一 死者不已、將有鬼滿之患。

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爲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盈庭塡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

一 鬼火乃人血之變、非眞鬼燐。

世言其血爲燐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行見燐、不象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燐死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也。

一 鬼不得有衣服。

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氣爲主。血氣常附形體、體雖朽精神尚在、能爲鬼可也。今衣服絲絮布帛也、生時血氣不附著、而亦自無血氣。敗朽遂已、與形體等。安能自若爲衣服之形。

一 鬼不得有飲食與言語。

人之所以能言語者、以有氣力也。氣力之盛、以能飲食也。飲食損減則氣力衰、衰則聲音嘶困。不能食則口不能復言。夫死困之甚、何能復言。或曰、死人歆肴食氣故能言。夫死人之精、生人之精也。使

生人不飲食、而徒以口歆肴食之氣、不過三日、則餓死矣。或曰、死人之精、神於生人之精、故能歆氣爲音。夫生人之精在於身中。死則在於身外。死之與生何以殊。身中身外何以異。

一鬼不能害人。

凡人與物所以能害人者、手臂把刃、爪牙堅利之故也。今人死手臂朽敗、不能復持刃。爪牙墮落、不能復囓噬。安能害人。……病困之時、仇在其旁、不能咄叱。人盜其物、不能禁奪。羸弱困劣之故也。夫死、羸弱困劣之甚者也。何能害人。……凡能害人者、五行之物。金傷人、木毆人、土壓人、水溺人、火燒人、使人死精神爲五行之物乎。

一巫人誇誕不足信。

世間死者、今生人殄而用之。言及巫叩元絃下死人魂。因巫口談、皆誇誕之言也。按此即近世扶乩所謂下死人魂也。今人爲靈學雜誌其文皆江湖派口吻。無關學理。玉鼎氏人釋同數不食豬狗義。全不明同數之說。陸氏江氏音韻篇。答吳稚暉先生之問。囫圇吞棗。毫無究竟。

諸子中惟王充反復討論、不厭詳晰。又有龍虛篇證龍神之誕。雷虛篇駁雷神之妄。今世科學大明、其言益信。王充以後、晉有阮瞻阮修執無鬼論、物莫能難。二阮皆道家、其言鬼無衣服、亦同王充。南齊范縝著神滅論。神形心藏之分、彭生伯有之事、意在拒絕佛教。宋儒亦多言無鬼。王安石以災異不足畏。朱熹謂輪迴爲生氣未盡、偶爾湊泊。其論皆不出周漢人士之書、茲不備述。

愚意鬼神之說、關於國家盛衰。管仲謂功之不正、名之不章。韓非謂可亡國、不足舉勝。荀卿謂以爲神則

凶。吳稚暉謂鬼神之勢大張、國家之運告終。證以歷史、自三代以至清季、一部廿五吏、莫不如是。蓋大可懼之事也。墨者言有鬼外可弭諸侯之爭、內可禁暴人盜賊。然則古之神道社會、何以殺人盈野。今之耶教徒何爲日日從事戰場。自古諸族但有以篤信鬼神亡國者、未聞可以救亡者也。

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

（七年四月十九日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小說研究會講演）

周作人

我們平常對於日本文化、大抵先存一種意見、說他是「模仿」來的。西洋也有人說、「日本文明是支那的女兒。」這話未始無因、却不盡確當。日本的文化、大約可說是「創造的模擬」。這名稱似乎費解；英國人 Laurence Binyon 著的亞細亞美術論中有一節、論日本美術的話、說得最好、可以抄來做個說明：——

『照一方面說、可以說日本凡事都從支那來；但照這樣說、也就可說西洋各國凡事都從猶太希臘羅馬來。世界上民族、須得有極精微的創造力和感受性、纔能有日本這樣造就。他們的美術、就是竭力模仿支那作品的時候、也仍舊含有一種本來的情味。他們幾百年來、從了支那的規律、却又能造出這許多有生氣多獨創的作品、就可以見他們具有特殊的本色、同獨一的柔性 (Docility)。如有人說、Ingres 的畫不過是模仿 Raphael 的、果然是淺薄的觀察；現在倘說日本的美術不過是模仿支那的、也就一樣是淺薄的觀察。』（大西洋月刊一一六之三）

在文學一方面、也是如此。所以從前雖受了中國的影響、但他們的純文學、卻仍有一種特別的精神。如列代的和歌、平安朝 (780-1180) 的物語、江戶時代 (610-1870) 的平民文學——俳句川

柳之類，都是極好的例。到了維新以後，西洋思想占了優勢，文學也生了一個極大變化。明治四十五年中，差不多將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思想，逐層通過；一直到了現在，就已趕上了現代世界的思潮，在「生活的河」中，一同游泳。從表面上看，也可說是「模仿」西洋；但這話也不盡然。照上來所說，正是創造的模擬。這並不是說，將西洋新思想和東洋的國粹合起來，算是好；凡是思想，愈有人類的世界的傾向，便愈好。日本新文學便是不求調和，祇去模仿的好；──又不祇模仿思想形式，却將他的精神，傾注在自己心裏，混和了，隨後又傾倒出來，模擬而獨創的好。譬如有兩個人，都看佛經；一個是飽受了入世的憂患的人，看了便受了感化，時常說些人生無常的話；雖然是從佛經上看來，一面却就是他自己實感的話。又一個是富貴的讀書人，也看了一樣的話；可祇是背誦那經上的話。這便是兩樣模擬的分別，也就是有誠意與無誠意的分別。日本文學界因爲有自覺肯服善，能有誠意的去「模仿，」所以能生出許多獨創的著作，造成二十世紀的新文學。

我們現在略說日本近三十年小說的發達，一面可以證明上文所說的事實；又看他逐漸發達的逕路，同中國新小說界的情形來比較，也是一件頗有益有趣味的事。

一　日本最早的小說，是一種物語類，起於平安時代，去今約有一千年。其中紫式部做的源氏物語五十二帖最有名。鎌倉（十三世紀）室町（十四五六世紀）兩時代，是所謂武士文學的時代，這類小說，變成軍記，多講

戰事。到了江戶時代，（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平民文學漸漸興盛，小說又大發達起來。今祇將他們類舉出來，分作下列八種；——

一　假字草子　是一種志怪之類。

二　浮世草子　一種社會小說，井原西鶴最有名。

三　實錄物　歷史演義。

四　洒落本　又稱蒟蒻本，多記游廓情事。

五　讀本　又稱教訓讀本。

六　滑稽本

七　人情本

八　草雙紙　有赤本黑本青本黃表紙諸稱；又或合訂，稱合卷物。

這八種都是通俗小說，流行於中等以下的社會。其中雖間有佳作，當得起文學的名稱的東西；大多數都是迎合下層社會心理而作，所以千篇一律，少有特色。著作者的位置也狠低，彷彿同畫工或是說書的一樣；他們也自稱戲作者；做書的目的，不過是供娛樂，或當教訓。在當時儒教主義時代，原不當他作文學看待。到了明治初年，這種戲作者還是頗多；他們的意見也還是如此。所以明治五年(1872)政府對於教導職發下三條教則，——一體敬神愛國之旨；二明天道人道之義；三奉戴皇上，遵守朝旨；——

教他們去行的時候，假名垣魯文同條野採菊兩個人代表了小說家，呈遞答文，中有幾處，說得很妙；——

「今以戲作爲業者，僅余等二人及此他二三子而已。此無他，智識日開月進，故賤稗史之妄語；不復重也。……夫劇作者本非以示識者，但以導化不識者也。倘猶依然株守，非特將陷於迂遠，流於曖昧；其弊且將引人於過失。故決議爾後當一變從來之作風，謹本敎則三條之趣旨以從事著作。再余等雖屬下劣賤業，唯與歌舞伎作者，稍有差別；乞予鑒察爲幸。」

看這兩節，當時小說界的情形，可想見了。明治維新以後，到了十七八年，國民的思想，都單注在政治同學術一方面，文學一面還未注意。繙譯的外國小說，雖頗流行，多是英國Lytton同Disraeli的政治小說一類。有幾個自己著作的，如柴東海散史的佳人之奇遇，矢野龍溪的經國美談，末廣鐵腸的雪中梅花間鶯，也都是講政治的詩歌。一面有坪內天野高田三人譯的春江奇談(Lady of the Lake)坪內逍遙譯的自由太力餘波切味(Julius Caesar) 但也都含有政治的氣味。

二 如上所說，明治初年的小說，就祇是這兩類；——

一舊小說 是教訓，諷刺，洒落三類；

二新小說 是翻譯的，或擬作的政治小說兩類。

當時有幾個先覺，覺得不大滿足，就發生一種新文學的運動。坪內逍遙首先發起；他根據西洋的學理，做了一部小說神髓，指示小說的作法；又自己做了一部小說，名叫一讀三歎當世書生氣質；於明治

十九年（1886）先後刊行。這兩種書的出板，可算是日本新小說史上一件大事。因爲以後小說的發達，差不多都從兩部書而起的。

小說神髓分上下兩卷，上卷說小說的原理，下卷教創作的法則。他先說明藝術的意義，隨後斷定小說在藝術中的位置。次述小說的變遷和種類，辨明Novel同Romance的區別，排斥從前的勸善懲惡說，提倡寫實主義。他說：

「小說之主腦，人情也。世態風俗次之。人情者，人間之情態，所謂百八煩惱是也。穿人情之奧，著之於書，此小說家之務也。顧寫人情而徒寫其皮相，亦未得謂之眞小說。……故小說家當如心理學者，以學理爲基本，假作人物，而對於此假作之人物，亦當視之如世界之生人；若描寫其感情，不當以一己之意匠，逞意造作，唯當以旁觀態度，如實模寫，始爲得之。」

當世書生氣質就是據這理論而作，描寫當時學生生活。雖然文章還沾草雙紙的氣味，但已是破天荒的著作。表面又題文學士春迺家朧，也就狠增重小說的價値。所以長谷川二葉亭作浮雲，也借他這春之家的名號來發表，可以想見他當時的勢力了。

二葉亭四迷精通俄國文學，翻譯紹介，狠有功勞。一方面也自創作，浮雲這一篇，寫內海文三失業失戀，煩悶無煩的情狀，比書生氣質更有進步。又創言文一致的體裁，也是一件大事。但是他志在經世，不以文學家自任，所以著作不多。隔了二十年，纔又作了其面影同平凡兩篇，也都是名作。他因爲受了

俄國文字的影響，所以他的著作，是「人生的藝術派」一流；脫去戲作者的游戲態度。也是他的一大特色，狠有影響於後世的。

三　同二葉亭的人生的藝術派相對，有硯友社的「藝術的藝術派。」尾崎紅葉山田美妙等幾個人，發起硯友社，本是一種名士的文會；後來發刊雜志我樂多文庫（我樂多的意義是破爛器具或一切雜物）發表著作，在小說界上，狠佔勢力。這一派也依據小說神髓，奉寫實主義；但是不重在眞，祇重在美；所以觀察不甚徹透，文章却極優美。紅葉的小說，最有名的是金色夜叉，最好的是多情多恨。

幸田露伴的著作，同紅葉一樣有名，他們的意見，却正相反。一個是主觀的理想派，一個是客觀的寫實派；可是他們的思想，都不徹底。露伴的思想，一種是努力，一種是悟道；做的小說，便都表現這兩種思想。何以不徹底呢？因爲他不是從實人生觀察得來，祇從主觀斷定的；所以他小說的有名，大抵還是文章一面居多。

一樣是主觀的傾向，却又與露伴不同的，有北村透谷的文學界一派。露伴的主觀，是主意的；透谷是主情的。露伴於人生問題，不曾切實的感著；透谷感得十分痛切，甚至因此自盡。原來人生的藝術派，由二葉亭從俄國文學紹介進來，不久就被硯友社這一派壓倒；森鷗外從德國留學囘去，翻譯外國詩歌小說，又振興起來。明治二十六年（1893）北村透谷等便發起文學界，島崎藤村田山花袋也都加入。他們的主張，正同十八世紀末歐洲的傳奇派（Romanticism）一樣；就是破壞因襲，尊重個性；對於從來的

信仰道德，都不信任，祇是尋求自己的理想。最初的文學，不過當作娛樂；其次描寫人生，也祇是表面；到了這時，關係的問題，是自己的生活，不是別人的事了。文學與人生兩件事，關聯的愈加密切，這也是新文學發達的一步。

四　中日戰後，國民對於社會的問題，漸漸覺得切緊；硯友社派的人，就發起一種觀念小說，仿彿同露件的理想小說相類，表示著者對於這件事的觀念。描寫社會上矛盾衝突種種悲劇，卻含有一個解決的方法，就是一種附有答案的問題小說。川上眉山的表裏(Uraomote) 泉鏡花的夜行巡查最有名。觀念小說大抵是悲劇，再進一步，更求深刻，便變了悲慘小說。廣津柳浪的黑蜥蜴，今戶心中（心中即情死此事中國甚少見），就是這派的代表著作。悲劇小說內容可分四類；——一殘廢疾病，二變態戀愛，三娼妓生活，四下層社會。硯友社的藝術派，終於漸漸同人生接近，是極可注意的事。

樋口一葉是硯友社派的女小說家，二十五歲時死了。前後四年，作了十幾篇小說。前期的著作，受著硯友社的影響，也用那一流的寫實法；但是天分極高，所寫的女主人，多是自己化身，所以特別真摯。後期的著作，如濁江(Nigorie) 爭長(Takekurabe) 等，尤爲完善，幾乎自成一家。他雖是硯友社派的人，他的小說卻是人生派的藝術。有人評他說，「一葉蓋代日本女子，以女子身之悲哀，訴諸世間」狠是確當。但他又能將這悲哀，用客觀態度，從容描寫，代爲藝術；更是難及。高山樗牛極贊美他，說「觀察有靈，文字有神；天才至高，超絕一世。」又說，「其來何遲，其去何早。」一葉在明治文學史上，好像是一顆大

彗星忽然就去了。

五　觀念小說以來文學漸同社會接觸，但終未十分切實。內田魯庵發表時代精神論，攻擊當時的小說家。他說；——

「今之小說家，身常與社會隔離，故未嘗理解時代之精神。政治宗教學術之社會，與彼等若風馬牛也。……我國今日政治宗教倫理上新舊思想之乖離，非即預兆將來之大衝突大破裂乎？日日讀新聞，感興百出，可慨者可恐者，所在多有；與讀維新前後之歷史，有同一之感。轉而繙文藝俱樂部或新小說（案皆雜志名）則天下太平無事；二者相較，宛如隔世。

魯庵便自己做了許多小說，就是社會小說的發端。其中年終廿八日最為有名。中村春雨木下尚江也都做這一類的著作。但是人生問題不曾明白，這社會問題也就難以解決，所以社會小說不能十分發展，就衰退了。

社會小說之外，有一種家庭小說，也在這時候興起。小說的內容，不必定寫家庭事情；不過是指家庭的讀物，所以在文學上，位置不狠高。這一類著作，大抵講離合悲歡的事，打動人的感情，略含著道德的意義，與教訓小說相差無幾。菊池幽芳同德富蘆花是這派名家。蘆花的不如歸（杜鵑鳥的別名）最為有名，重板到一百多次。雖也祇是一種傷感的通俗文學，但態度狠是真摯，所以特有可取。蘆花後來忽然悟徹，到俄國訪了Tolstoj回來，退往鄉村，也學他躬耕去了。

六　上來所說硯友社寫實派，興了悲慘小說以來，漸同現實生活接近；祇是柳浪以後專做新聞小說，這一面漸荒廢了。小栗風葉接著興起，其初模仿紅葉，隨後漸漸的轉變，脫離了硯友社道德善惡的見解；祇將實在人生模寫出來便已滿足。這描寫醜惡一件事已經大有自然主義的風氣。但是他雖有此意氣，還未十分受著科學精神的影響，所以根基不大確實。到小杉天外作流行歌(1899)始是有意識的模仿 Zola，用科學的態度，將人當作一個生物來描寫他。他又從性欲一面觀察戀愛，描寫他生理的緣因；都是一種進步。但流行歌序中又如是說；——

「自然但爲自然而已。不善不惡不美不醜；唯或一時代或一國家之或一人，取自然之一角，以意稱之曰善曰惡，曰美曰醜而已。

讀者之感動與否，於詩人無預也。詩人唯如實描寫其空想之物而已。如畫家作肖像時，謂君鼻稍高，以鉋加面，可乎？」

照上文第二節看來，他的自然主義，也還缺根本的自覺。第二年永井荷風作地獄之花，又進了一步。他序中說；——

「人類之一面，確猶不免爲獸性。此其由於肉體上生理之誘惑歟？抑由於自動物進化之祖先之遺傳歟？……余今所欲爲者，卽觀察此由遺傳與境遇而生之放縱強暴之事實，毫無忌諱而細寫之也。」

荷風深通法國文學，他的主張，就從Zola實驗小說論而來。天外描寫黑暗，有點好奇心在內；荷風祇認定人間確有獸性，要寫人生自不能不寫這黑暗。這是二人不同的點，也就是二人優劣的點。

七　自然派小說的興盛，在日俄戰爭以後，前後共有七年（1906-1912）。其先有三個前驅，就是國木田獨步島崎藤村同田山花袋。

國木田獨步同二葉一樣，也是一個天才。他先時而生；他的名作獨步集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時，早已出版。待到自然主義大盛，識得他的才能的時候，也就死了。藤村本是抒情派詩人，花袋出自文學界，都從主觀轉入客觀。三十七年花袋作露骨的描寫一文，島村抱月長谷川天溪諸批評家，也極力提倡。外國自然派文學，經二葉亭鷗外抱月昇曙夢馬場孤蝶上田敏等翻譯紹介，也興盛起來。自然主義漸佔勢力；到了藤村的破戒（三十九年）花袋的蒲團（四十年出版蒲團就是棉被）出現，可算是極盛時代。

此後五六年間，作家輩出；最有名的是；

	代表著作
德田秋聲	爛
正宗白鳥	何往
眞山青果	南小泉村
岩野泡鳴	耽溺
近松秋江	故婦

中村星湖　星湖集

總而言之，日本自然派小說，直接從法國Zola與Maupassant一派而來，所以這幾重特色——一重客觀不重主觀，二尙眞不尙美，三主平凡不主奇異，也都相同。但雖是模仿，仍然自有本色，所以可貴。祇是唯物主義的決定論(Determinism)，帶有厭世的傾向，往往引人入於絕望；所以有人感著不滿，有一種反動起來；這也是文藝上的一派，別有他的主張。至於那罵自然派小說不道德，「要壞亂風俗」的頑固派，原是一種成見，並不從思想上來，當然不必論的。

八　這非自然主義的文學中，最有名的，是夏目漱石。他本是東京大學教授，後來辭職，進了朝日新聞社，專作評論小說。他所主張的，是所謂「低徊趣味」，又稱「有餘裕的文學」。當初他同正岡子規高濱虛子等改革俳句，發刊一種雜志，名字就叫鳥名的子規(Hototogis)。他最初做的小說我是貓，就載在這種雜志上面。是中學教師家裏的一隻貓，記他自己的經歷見聞，狠是詼諧，自有一種風趣。高濱虛子做了一部短篇集，名曰雞頭(即是雞冠花)漱石作序，中間說：

「餘裕的小說，即如名字所示，非急迫的小說也。避非常一字之小說也。日用衣服之小說也。如借用近來流行之文句，即或人所謂觸著不觸著之中，不觸著的小說也。……或人以為不觸著者，即非小說；余今故明定不觸著的小說之範圍，以為不觸著的小說，不特與觸著的小說同有存在之權利，且亦能收同等之成功。……世界廣矣。此廣闊世界之中，起居之法，種種不同。隨緣臨機，樂此

種種起居，卽餘裕也。或觀察之，亦餘裕也。或玩味之，亦餘裕也。」

自然派說凡小說須觸著人生；漱石說，不觸著的，也是小說，也一樣是文學。併且又何必那樣急迫，我們也可以緩緩的，從從容容的賞玩人生。譬如走路，自然派是急忙奔走；我們就緩步逍遙，同公園散步一般，也未始不可。這就是餘裕派的意思同由來。漱石在猫之後，作虞美人草也是這一派的餘裕文學。晚年作門和行人等，已多客觀的傾向。描寫心理，最是深透。但是他的文章，多用說明叙述，不用印象描寫；至於構造文辭，均極完美，也與自然派不同，獨成一家；不愧為明治時代一個散文大家。

森鷗外本是醫學博士，兼文學博士，充軍醫總監，現任博物館長，翻譯以外，多有創作。他近來的主張，是遺興文學。短篇小說游戲(Asobi)的裏面說：——

「這個漢子就是著作的時候，也同小孩子游戲時一樣的心情。這並不是說他就一點沒有苦處。無論什麼游戲，都須得超過障礙。他也曉得藝術不是玩耍；也自覺得倘將自己用的傢伙，交與眞的巨匠大家，也可造成震動世界的作品。但是雖然自覺，却總存著游戲的心情。……總之在木村無論做什麼事，都是一種游戲。」

這幾句話，狠可見他的態度。他是理知的人，所以對於凡事，都是這一副消極的態度，沒有興奮的時候，頗有現代虛無思想傾向。所以他的著作，也多不觸著人生。遺興主義，名稱雖然不同，到底也是低佪趣味一流，稱作餘裕派，也沒什麼不可。

九　自然主義是一種科學的文學，專用客觀，描寫人生，主張無技巧無解決。人世無論如何惡濁，祇是事實如此，奈何他不得，單把這實情寫出來，就滿足了。但這冷酷的態度，終不能令人滿足；所以一方面又起反動，普通稱作新主觀主義。其中約可分作兩種：

一是享樂主義。片上天弦論明治四十四年文壇情狀有這一節，說得明白；

「一二年來，對於自然派靜觀實寫之態度，表示不滿，見於著作者所在多有。自然派欲保存人生之經驗；此派之人，則欲注油於生命之火，嘗盡本生之味。彼不以記錄生活之歷史為足，而欲自造生活之歷史。其所欲者，不在生之觀照，而在生之享樂；不僅在藝術之製作，而欲以己之生活，造成藝術品也。」

此派中永井荷風最有名。他本是純粹的自然派，後來對於現代文明，深感不滿，便變了一種消極的享樂主義。所作長篇小說冷笑是他的代表著作。谷崎潤一郎是東京大學出身，也同荷風一派，更帶點頹廢派氣息。刺青惡魔等，都是名篇，可以看出他的特色。

一是理想主義。自然派文學描寫人生，並無解決，所以時常引人到絕望裏去。現在卻肯定人生，定下理想，要靠自由意志去改造生活；這就暫稱作理想主義。法國 Bergson 創造的進化說，Rolland 的至勇主義，俄國 Tolstoj 的人道主義，同英美詩人 Blake 與 Whitman 的思想，這時也都極盛行。明治四十二年，武者小路實篤等一羣青年文士，發刊雜志白樺，提倡這派新文學。到大正三四年時（1912-13），勢

力漸盛，如今白樺派幾乎成了文壇的中心。武者小路以外，有長與善郎，里見弴，志賀直哉等，也都有名。早稻田大學自從出了島村抱月，相馬御風，片上天弦等以後，文學上狠有勢力。隨後新進文士，也出了不少。中村星湖離了客觀的自然主義，提倡問題小說，興起主張本位的藝術。相馬泰三著作，帶著唯美的傾向。谷崎精二是潤一郎的兄弟，卻是人道主義的作家；有短篇集生與死之愛，可以見他的思想一斑。

十　以上所說，是日本近三十年來小說變遷的大概，因為時間局促，說得甚是粗淺；好在文科加了日本文，希望將來可以直接研究，這篇不過當一個 Index 罷了。

講到中國近來新小說的發達，與日本比較，可以看出幾處異同，狠有研究的價值。中國以前作小說，本也是一種「下劣賤業」，向來沒人看重。到了庚子——十九世紀的末一年——以後，清議新民各報出來，梁任公纔講起小說與羣治之關係，隨後刊行新小說，這可算是一大改革運動，恰與明治初年的情形相似。即如佳人之奇遇，經國美談諸書，俱在那時譯出，登在清議報上。新小說中梁任公自作的新中國未來記，也是政治小說。

又一方面從舊小說出來的諷刺小說，也發達起來。從官場現形記起，經過了怪現狀，老殘游記，到現在的廣陵潮，留東外史，著作不可謂不多，可祇全是一套板。形式結構上，多是冗長散漫，思想上又沒有一定的人生觀，祇是「隨意言之。」問他著書本意，不是教訓，便是諷刺嘲罵誣衊。講到底，還祇是「戲

作者」的態度，好比日本假名垣魯文的一流。所以我還把他放在舊小說項下，因為他總是舊思想，舊形式。即如他還用說書的章回體，對偶的題目，這就是一種極大的束縛。章回要限定篇幅，題目須對課一樣的配合，抒寫就不能自然滿足。即使寫得極好如紅樓夢也祇可承認他是舊小說的佳作，不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新文學。他在中國小說發達史上，原佔著重要的位置，但是他不能用歷史的力來壓服我們。新小說與舊小說的區別，思想果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舊小說的不自由的形式，一定裝不下新思想；正同舊詩舊詞舊曲的形式，裝不下詩的新思想一樣。

現代的中國小說，還是多用舊形式者，就是作者對於文學和人生，還是舊思想；同舊形式，不相抵觸的緣故。作者對於小說，不是當他作閒書，便當作教訓諷刺的器具，報私怨的傢伙。至於對著人生這個問題，大抵毫無意見，或未曾想到。所以做來做去，仍在這舊圈子裏轉；好的學了點儒林外史，壞的就像了野叟曝言。此外還有玉梨魂派的鴛鴦胡蝶體，聊齋派的某生者體，那可更古舊得利害，好像跳出在現代的空氣以外，且可不必論也。

中國講新小說也二十多年了，算起來卻毫無成績，這是什麼理由呢。據我說來，就祇在中國人不肯模仿不會模仿。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舊派小說，還出幾種；新文學的小說就一本也沒有。創作一面，姑且不論也罷，即如翻譯，也是如此。除卻一二種摘譯的小仲馬茶花女遺事，託爾斯泰心獄外，別無世界名著。其次司各得迭更司還多，接下去便是高能達利哈葛得白髭拜無名氏諸作了。這宗著作，果然沒有

什麼可模仿也決沒人去模仿他；因爲譯者本來也不是佩服他的長處；所以譯他。所以譯這本書者，便因爲他有我的長處，因爲他像我的緣故。所以司各得小說之可譯可讀者，就因爲他像史漢的緣故；正與將赫胥黎天演論比周秦諸子，同一道理。大家都存著這樣一個心思，所以凡事都改革不完成。不肯自己去學人，祇願別人來像我。卽使勉强去學，也仍是扛定老主意，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學了一點，便古今中外，扯作一團，來作他傳奇主義的聊齋自然主義的子不語這是不肯模仿不會模仿的必然的結果了。

我們要想救這弊病，須得擺脫歷史的因襲思想，眞心的先去模仿別人。隨後自能從模仿中，蛻化出獨創的文學來。日本就是個榜樣。照上文所說，中國現時小說情形，仿佛明治十七八年時的樣子；所以目下切要辦法，也便是提倡翻譯及研究外國著作。但其先又須說明小說的意義，方纔免得誤會，被一般人拉去歸入子部雜家，或併入精忠岳傳一類閒書。——總而言之，中國要新小說發達，須得從頭做起；目下所缺第一切要的書，就是一部講小說是什麼東西的小說神髓

動的新教授論（一名動的傳習論）

（在北京學術講演會講演）

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務主任　鄧萃英

第一章　緒言

古來談教育者、曰理想若實際、曰個人若社會、曰國家若世界、各執一端爲目的論之爭議。然實際與理想、實相依爲命。社會與個人、絕無由分離。託足於國家、不可無國家的教育。立國於世界、不能逆世界的潮流。且是等基礎、隨哲學的世界觀人生觀而變動不居、非純粹教育問題。本講演限於時間、不遑兼及之。

近來我國言教育事實者、又有所謂「職業教育」之唱導、是應時勢要求、爲補偏救弊之舉、行得其道、不無相當效果。且討論教育事實、關於職業的陶冶之講究、自亦必要。惟嚴格言之、非教育之根本問題。教育根本問題唯何、即如何可使此人成爲人是。上「人」指現在之人、下「人」指時代所理想之人。何者爲現時代所理想之人、簡言之、心身完美自強不息之社會的個人是。社會果有是人、則以之爲政而政治、以之執業而業興、凡百問題、均可迎刃而解、豈特謀生已也。

余嘗比較各民族職業之現象、覺我國人非全無職業、惟十九皆因襲的固陋的暮氣的、殆可謂「數千年如一日」。覺文化先進諸國、亦非盡講職業、而其職業十九皆合理的研究的進步的、無往而非「日新月異歲不同」之現象。其故何歟。

余以爲我國人百業不振、坐於不知振不能振者尚少、而坐於不欲振者實多。如無相當知能者、固無從盡職、今授以相當知能、并與以相當位置、則盡職之道、既知亦既能矣。宜若能善奉其職、使所業日新而月異矣。然而其業之不振如故、是即余之所謂「不欲」也。「不知」「不能」則講究職業教育、附與以知識技能、刺戟以實行機會、尚可使之振。「不欲」則非講究根本教育不爲功。本講題「動的新教授」之基本精神、即在此也。

或者曰、人類稟賦不同、民族亦各有其特性。中國人之不振、乃其特性使然。不特彼自矜良種之白皙人、常發是論。卽同種之日人、亦屢作附和之語。是乃近視眼的人類學者之狂譫、絕非確論。彼若略考我國史、當知我先民文化之優越、功績之顯偉、絕非委靡不振之民族。所以使然者、時勢爲之、政治爲之、卽廣義的教育爲之也。此爲環境所迫成之一時的性質、自可以教育之功、掃除之以復其初也。唯負此重大任務之教育、非新教育莫能爲力。新教育法爲何、卽近代教育學者所公認之動的教育法。本講爲時間制限、特就動的新教育主要部之教授方面、彙集各家學說、參以己見、題曰「動的新教授」、尙祈海內大教育家指正之。

第二章　教授之本質

古來學者分教育學爲目的論方法論。方法論又分爲養護、教授、訓練、美育四部。蓋人類有身體精神、精神依舊式心理學分爲知情意。養護對於身體、教授對於知識、訓練美育對於情意、各施其陶冶。然細考之、知與情意、果可分乎？教授任務、果限於知乎？教授訓練之分、果若是器械的乎？是不能無疑。

世人對於教授內容之誤解、可分爲二。其一混同教授與知育。夫教育作用、有從其目的而分類、有從其形狀而分類。德育體育知育之分、屬前者。教授訓練之分、屬後者。其分類原理兩不相同、理論上無從比較。教授作用多係知能教育、訓練作用多依道德教育。然教授中亦有養德性助美感鍛鍊身體諸作用。訓練中亦含廣識見養美感發達身體諸作用。例如修身歷史教授多涉於道德。體操手工教授多涉於技能。又訓練上使學生洒掃、固以養成淸潔習慣爲主。然其勞動、可視爲一種體育。使裝飾教室、固以養成有秩序之精神爲主、而其美觀可視爲一種美育。故認教授爲智育者、論理的誤謬也。其二、視教授爲陶冶觀念、與意志感情之陶冶無涉。萊布齊大學教授巴爾脫 Barth 所著「教育學及教授學」中、有次列之一節。「教育之語有二義。其一指廣汎陶冶人生諸能力、使達於教育者所預期之精神狀態。其二、指教育人之意志、使成或種意志之狀態。感情之陶冶、乃主觀的、較近於意志、故可納於狹義的教育之中。與狹義之教育相對立者、爲教授。教授爲陶冶觀念界者也。」

巴爾脫所謂狹義教育、與訓練同義。換言之、巴氏以訓練爲陶冶感情意志。以教授爲陶冶觀念。不知教授中亦有陶冶感情意志者、如修身歷史圖畫唱歌教授、多直接陶冶感情。技能科教授、多直接陶冶意志。訓練雖爲陶冶意志、然其直接左右兒童之意志者、命令及許否而已。至若賞罰勸告誡諭示例等、謂依之激刺意志則可。未得謂爲直接要求實行也、修身教授中之訓辭例話等、其要求實行之程度、與訓練相等。惟教授上教訓多概括的。訓練上訓誡多具體的。其警戒其將來之行動、對於意志之關係爲間接的、則一也。故以直接陶冶感情意志者爲訓練。直接陶冶觀念者爲教授。乃心理的教育的誤謬也。

關於教授內容之誤解、既如前述。然則正當之解釋當如何乎？是惟有依教學作用之形狀分之、較爲確當。蓋教授者於一定時間、一定場所內規則的行之。訓練則隨時隨地自由的行之。教授作用爲中斷的。訓練作用爲繼續的。又若師弟接觸之形狀、兩者亦異其趣。即訓練依自由交際行之。教授則依特別之形式行之。訓練時教師之言動與平日無甚差異。教授時言語究莫能全脫特別圈套約言之教授爲規則的同時帶不自然狀態。訓練爲自由的而且自然。故兩者之區別可由其所行形狀之差別判之也。

（未完）

新教育與舊教育之歧點

蔡元培

（在天津中華書局「直隸全省小學會議歡迎會」演說）

今日承京津中華書局代表之招得與諸先生晤言一堂不勝榮幸中華書局爲供給教育資料之機關諸君子皆有實施教育之職務；今日所相與討論者自然爲教育問題鄙人於小學教育既未有經驗又於直隸省教育情形未有所考察不能爲切實之貢獻謹以平日對於教育界之普通感想貢之於諸先生．

夫新教育所以異於舊教育者有一要點焉即教育者非以吾人教育兒童而吾人受教於兒童之謂也吾國之舊教育以養成科名仕宦之材爲目的科名仕宦必經考試考試必有詩文欲作詩文必不可不識古字讀古書記古代瑣事於是先之以千字文神童詩龍文鞭影幼學須知等書進之以四書五經又次則學爲八股文五言八韻詩其他若自然現象社會狀況雖爲兒童所亟欲了解者均不得闌入教科以其於應試無關也是教者預定一目的而強受教者以就之故不問其性質之動靜資稟之銳鈍而教之止有一法能者獎之不能者罰之如吾人之處置無機物然石之凸者平之鐵之脆者煅之如花匠編松柏爲鶴鹿焉如技者教狗馬以舞蹈焉如凶漢之割折幼童而使爲奇形怪狀焉追想及之令人不寒而慄新教育則否在深知兒童身心發達之程序而擇種種適當之方法以助之如農學家之於植物焉乾則灌溉之弱則支持之畏寒則置之溫室需食則資以肥料好光則覆以有色之玻璃其間種類之別多寡之量皆幾經實驗之結果而後選定之且隨時試驗隨時改良決不敢挾成見以從事焉故治新教育者必以實驗教育學爲根柢實驗教育學者歐美最新之科學自實驗心理學出而尤與實驗兒童心理學相關其所試驗者曰感覺之閾曰感覺之分別界曰空間與時間之表象曰反射曰判斷曰注意力曰同化作用曰聯想曰意志之閱歷曰統覺凡一切心理上之現象皆具焉其試驗之也或以儀器或以圖畫或以言語或以文字其所爲比較者或以年齡或以男女之別或以外界一切之關係或以祖先之遺傳性因而得種種普通之例亦即因而得種種差別之點雖今日尚未達完全之域然研究所得視昔之純憑臆測者已較有把握矣．

因而知教育者，與其守成法，毋寧尚自然；與其求畫一，毋寧展個性．請舉新教育之合於此主義者數端．一曰陶斯道(Tolstoi)之自由學校，其建設也，尚在實驗教育學未起以前，乃本盧梭裴斯泰洛齊弗羅貝爾等之自然主義而推演之者；其學生無一定之位置，或坐於椅，或登於棹，或伏於窗檻，或踞於地板，惟其所欲；其課程亦無定時，惟學生之願，常以種種對象間廁而行之；其教授之形式，惟有問答．聞近年比利時亦有此種學校，鄙人欲索其章程，適歐戰起，比爲德所據，不可得矣．二曰都威(Dewey)之實用主義，都威嘗著學校與普通生活一書，力言學校教科與社會隔絕之害；附設一學校于芝加角大學，即以人類所需之衣食住三者爲工事標準，略分三部：一曰手工，如木工金工之類；二曰烹飪；三曰縫紉，而描畫模型等皆屬之；即由此而授以學理，如因烹飪而授以化學，因裁縫而授以數學，因手工而授以物理學博物學，因原料所自出而授以地學，因各時代各民族工藝若服食之不同而授以歷史學人類學等是也．三曰蒙台梭利之兒童室，即特設各種器具以啓發兒童之心理作用者是也；吾國已有譯本，想諸君已見之．四曰某氏之以工作爲操練說，此說不憶爲何人所創，大約以能力說爲基礎．能力者，西文所謂Energy也．近世自然哲學以世界一切現象不外乎能力之轉移；如然煤生熱，熱能蒸水成汽，汽能運機，機能製器；即一種能力之由煤而熱，而汽，而機，而器，遞相轉移也．惟能力之轉移，有經濟與不經濟之別，如水力可以運機發電，而我國海潮瀑布之屬皆置而不用，是即不經濟之一端也．近世教育，如手工圖畫等科，一方面爲自力于力之操練，而一方面即有成績品，此能力轉移之經濟者也．其他各種運動，大率止有操練，並無出品，則爲不經濟之轉移．若合個人生理及社會需要兩方面而研究之，設爲種種手力足力之工作，以代拍球蹴球之戲；設爲種種運輸之工作，以利用競走競漕之役；則悉於體育之中，養成勤務之習慣，而一切過激之動作，凌人之虛榮心，亦可以免矣．其他類是之新說，爲鄙人所未知者，尚不知凡幾，亦足以見現代教育界之進步矣．吾國教育界乃尚牢守幾本教科書，以强迫全班之學生，其實與往日之三字經四書五經等，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相差．欲救其弊，第一，須設實驗教育之研究所；第二，教員須有充分之知識，足以應兒童之請益與模範而不匱；第三，則供給教育品者，亦當有種種參考之圖畫與儀器，以供教員之取資．如此，則始足語於新教育矣．

國民之敵(承前)

陶履恭譯

斯鐸曼市長(嘿然者有頃) 這些調查都在我背後做應該麼?

斯鐸曼醫士 是的因爲除非我絕對的確定——

斯鐸曼市長 那麼樣你以爲你現在已經十分確定了?

斯鐸曼醫士 那你自然信服的。

斯鐸曼市長 你的主意是要把那件公事送給浴場董事會算一種正式的通告麼?

斯曼鐸醫士 一定的。關於這樁事必然要有所作爲!……還要快。

斯鐸曼市長 你又像往常一般報告裏用過分的話。你所說的許多話之中說的我們在浴場裏爲遊客預備的是永久的供給毒物。

斯鐸曼醫士 呀!彼得你可以用別的方法形容麼?稍爲想一想——或者是喝或者用作沐浴都是有毒那些可憐的病人信信服服的到我們這裏來並且花大價錢爲的把病治好我們可預備這個給他們。

斯鐸曼市長(嘿) 你的想法的結果就是我們得要修一個水溝把山上的腌臢的東西都洩出去並且還要重修水管。

斯鐸曼醫士 是的難得說你有別的法子麼?我是沒有的。

斯鐸曼市長 我今天早晨託辭去看市政廳的工程師並且一半當眞的說露出那些提議等我們過些時候可以再作商量。

斯鐸曼醫士 過些時候!

斯鐸曼市長 他以爲這是妄費笑我。這是自然的。你亦費過事計算你所提議修改種種事項要費多少錢麼?據我所調查來的這個費用總要長到好幾十萬克朗。

斯鐸曼醫士 會費這樣多麼?

斯鐸曼市長 是的。還有更困難的就是這個工程至少總要兩年。

斯鐸曼醫士 兩年?兩整年?

斯鐸曼市長 至少。在這兩年之中我們的浴場又該怎麼辦呢?把他關起來實在的我們亦只好關起來你想一旦傳出去

這裏水是危險，還有人肯來麼？

斯鐸曼醫士　彼得是的，然而那是真的。

斯鐸曼市長　並且這些事情都正在這個關節——浴場的名氣纔起首有人知道。這附近還有許多地方，有可以招納遊人去沐浴的資格的，你想他們豈不趕快費九牛二虎之力把所有的遊客都引到那邊去麼？這是無可疑的。我們又將如何呢？我們或者把費了這樣多錢的事都完全取消——那麼樣你就把我們這地方都弄毀了。

斯鐸曼醫士　我——會弄毀——！

斯鐸曼市長　我們這個地方只有單靠著這浴場，將來纔可以提得起。你亦像我的那樣看得出來的。

斯鐸曼醫士　那麼，你想應該怎樣辦呢？

斯鐸曼市長　你的報告，說浴場裏水的情形，如同你所形容的那樣壞，沒有說服我。

斯鐸曼醫士　我告訴你比，那個還更壞！——總而言之，等到天氣熱了，夏天的時候，一定要。

斯鐸曼市長　我剛說過，我想你把這事說的太誇張。一個有能耐的醫士應該知道得用什麼方法——如果那毒害當顯豁的存著，他應該可以預防或者改良。

斯鐸曼醫士　呀？還有什麼呢？

斯鐸曼市長　浴場的自來水現在已經辦成功了，所以只好聽之。或者董事會一時高興，亦願意討論這個問題，改良水管究竟可否用適當之經費。

斯鐸曼醫士　你想我會幹像這種的詐欺的行爲麼。

斯鐸曼市長　詐欺行爲！！

斯鐸曼醫士　是的，這一定是詐欺——哄騙，撒謊，對於公家對於全社會十分的罪惡！

斯鐸曼市長　我以先已經說過，我自己不能叫我信服這裏真有什麼切迫的危險。

斯鐸曼醫士　你能！你萬不能不信服。我知道我描寫事實，是絕對的真而且公允。彼得，你亦知道極清楚，只是你不肯承認。那是因爲你的主意把浴場和水管安放在現在的地方，所以你就不願承認那個——你那個討厭的大錯。唔！——你想我沒有把你看透了麼？

斯鐸曼市長　假使那個是真的?我或者要是有點提心吊膽的保護我的名譽,這是為這地方的公益。我要是沒有道德的權威,我就無權按我的見解以為於公益最好的支配公家的事情。為這個緣故——並且還有許多別的緣故——我覺得頂要緊的,就是你的報告不應該送到董事會裏去。為公益起見,你要把他留下。那麼,以後我定要私自的提起這個問題我們再竭力的好好做。然而這椿不幸的事一點——一個字——亦不能到大家的耳朵裏去。

斯鐸曼醫士　彼得呀,我恐怕你現在阻止不住了。

斯鐸曼市長　一定要止住,必要止住。

斯鐸曼醫士　我告訴你這是無用的。有許多人聽見這個了。

斯鐸曼市長　知道了?誰們?你一定不能說是「民鐸報」館裏那些東西們?

斯鐸曼醫士　是的,他們知道了。那個主張自由的獨立機關要監督你作你的職分呢。

斯鐸曼市長(嘿然者少頃)　脫瑪,你是一個非常獨立不羈的人。你沒有想到這個於你要有什麼結果麼?

斯鐸曼醫士　結果?——於我?

斯鐸曼市長　是的,於你並你的家裏。

斯鐸曼醫士　你究竟說些什麼?

斯鐸曼市長　我想我向來待你義同手足——無時不肯讓你幫助你?

斯鐸曼醫士　是的,你誠然。我感謝你。

斯鐸曼市長　用不著,實在我亦是有點不得已——為我自己的關係。我常想我要是能幫助你經濟上有進步,我就可以有法子牽制你。

斯鐸曼醫士　什麼?那麼,只是為你自己的利益——

斯鐸曼市長　有一大部分是的。一個在行政界上做事的人時,要同他最親近的本家談判調和,真是苦痛。

斯鐸曼醫士　你猜想我會做那個?

斯鐸曼市長　是的,可惜你自己不自覺的做了。你有一種浮躁好挑撥不肯服從的性質,你的最危險的脾氣,就是無論可以的不可以的,都要寫出來。一個理想到你腦子裏來,你必要作

一篇報紙上的論說，或者一小仐本，把他寫出來。

斯鐸曼醫士　呀，一個國民把他所有的新理想與社會共享，豈不是他的本分麼？

斯鐸曼市長　社會並不要什麼新理想。社會已經有了現成的好理想幫助他們了。

斯鐸曼醫士　那是你的老老實實的意見麼？

斯鐸曼市長　是的，這一次我一定要爽爽快快的講出來。以先我是總躲避這個，因為我知道你是烈性的人。脫瑪，現在我要告訴你實話了。你一點亦不知道因為你的急躁，於你有多大損害。你埋怨這般官僚，你甚至於埋怨政府——你永遠要把他們攻倒。你抱定己見說旁人不理會你，說旁人虐待你。但是像你這樣的怪脾氣的，你又希望什麼呢？

斯鐸曼醫士　什麼！我的脾氣又怪了？

斯鐸曼市長　脫瑪，是的，你的脾氣太怪，不易一道做事——我吃過虧，所以我知道的。你應該計較的事，你一概都不管他。你就像全忘了你應該謝我派你在這裏當浴場的醫官——

斯鐸曼醫士　我在這裏當然是我的權利！——是我與旁人無干！最先看出這個地方可以作成一繁華的浴場是我，並且在那個時候看出來的，只有我一個人。我只有一個人提倡鼓吹那個理想好多年，我寫了又寫——

斯鐸曼市長　無可疑的。但是當時計畫的事情還未成熟——況且你自然不能在那北方偏僻的角上鑑定那個。但是等到成熟的時機來了，我——還同別人——就把這事辦起來——

斯鐸曼醫士　是的，並且把這個好計畫弄成這樣糟。這就可以看出來你們是怎樣伶俐了！

斯鐸曼市長　據我看起來，全體這件事好像只顯出你想要另外找出一條路，可以發作你的好爭吵的脾氣。你總想同你的長官長輩尋釁，——你的一個老毛病。你不能忍受在你上邊的勢力。凡是較比你高的官長，你都心懷疑忌，你以為他是你的敵人，無論用什麼方法，就想同他衝突。現在我叫你注意這件事全地方的利益都不穩當——並且適巧我自己的亦是。脫瑪，所以我一定要告訴你，我要命你作的，是百折不撓不能改的。

斯鐸曼醫士　是什麼呢？

斯鐸曼市長　這件事情你本應該拿他當公事，守秘密的。

你既然是那樣的不謹愼把這樁纖巧事情告訴外人現在是顯然不能把他按住的立刻就要有各樣的謠言，凡有與我們有怨恨的就要把那些謠言更加粉飾的。所以你必要公然的駁倒他們。

斯鐸曼醫士　我！怎麼我不明白。

斯鐸曼市長　我們所希望的是等再詳細調查之後，你要認定這樁事情並絕不是像你以先所想像的那樣的危險。

斯鐸曼醫士　啊哈！——你原來是那樣的希望！

斯鐸曼市長　並且我們還要希望你要對公衆宣布信任董事會並且信任他們凡是所有的缺點須改革的他們都能夠急速的十分小心的想出法子來。

斯鐸曼醫士　但是你決不能這樣彌縫敷衍了事——決乎不能彼得你要信我的話我所說的是我的眞意思十分熟慮的並且確信的。

斯鐸曼市長　你既然是隸屬於董事會下的一個官吏你沒有個人意見的權利的。

斯鐸曼醫士（驚愕狀）沒有權利！

斯鐸曼市長　按官吏的身分呢沒有，按著私人那又是別一問題了。然而你既然是浴場管理員屬下的一名屬員，凡有與你的長官的意旨相背馳的意見你都沒有權利發表的。

斯鐸曼醫士　這亦太利害了！我一個醫生，一個研究科學的沒有權利可——！

斯鐸曼市長　現在這樁事不僅是一個科學上的問題，是一段極複雜的事，有經濟的方面，還有技術的一方面。

斯鐸曼醫士　因我不管他是什麼，我打算要自由發表對於世上一切問題的意見。

斯鐸曼市長　請隨你便——然而不能關於浴場的問題，那個我們是不準的。

斯鐸曼醫士（高聲呼）你們不準——！你一羣——

斯鐸曼市長　我（重言）不準——我你的長官。我要是不準你就要服從。

斯鐸曼醫士（強自抑制）彼得——假使你不是我的阿哥——

裴特勒（推門大開）父親你不該受這個！

斯鐸曼夫人(隨其女入) 裴特洛!裴特洛!

斯鐸曼市長 啊,你們原來是正竊聽著,

斯鐸曼夫人 你們說話的聲音這樣高,我們不能不——

裴特洛 是的,我正聽著。

斯鐸曼市長 好的,究竟我是狠歡喜——

斯鐸曼醫士(行至市長前) 你適纔說什麼不準還有服從?

斯鐸曼市長 你强迫我叫我對你用那種口調。

斯鐸曼醫士 我麼必要叫我自己撒謊,公然的?

斯鐸曼市長 我們以爲你應該如我所要求的,對公衆聲明,是絕對的必要的。

斯鐸曼醫士 假使我要不——服從?

斯鐸曼市長 這樣,我們自己就要印出一個布告,證明使大家信服。

斯鐸曼醫士 狠好,既然是這樣,我就要用筆墨來反對你。我依舊抱住我所說過的;我定要指示出來,我是對的,你是錯的。那時候你又要怎樣辦呢?

斯鐸曼市長 那時候我就不能阻止你被撤差了。

斯鐸曼醫士 什麼——?

裴特洛 父親——撤差!

斯鐸曼夫人 撤差!

斯鐸曼市長 撤你的浴場醫官的差使。我不得已的要提議立刻要通知你,此後不許你再參預這浴場的事務了。

斯鐸曼醫士 你果然敢這樣做!

斯鐸曼市長 那是你自己强迫著我們這樣的。

裴特洛 伯父,像我父親這樣的人,這樣對待的方法太侮辱了。

斯鐸曼夫人 裴特洛少說話!

斯鐸曼市長(注視裴特洛) 啊,果然已經有人敢發表議論了?是的,那是自然的。(特向斯鐸曼夫人) 加賽林我想你在這家裏,顯然是一個最明白通達的人。你要是有力量用在你的丈夫身上,叫他曉得這椿事情的影響到他家裏還有——!

斯鐸曼醫士 我家是我自己的事,不必有人操心——!

斯鐸曼市長 ——我正說著,爲他自己的家裏,並且爲他

所住的這個地方上。

斯鐸曼醫士　把地方上的眞正的公益放在心裏的是我！我打算把這些缺點早晚一定要暴露出來的，都把他赤裸裸的宣布出來我要顯出來我是愛我的本地方不是。

斯鐸曼市長　你這樣盲目的膠執己見，想要把我們地方最重要的利源斷絕的？

斯鐸曼醫士　然而這源是受了毒了！你是瘋了麼？我們是以藝賣齷齪腐敗爲生活！我們這繁盛的都會的生命，所賴以營養的，全都是從欺騙弄來。

斯鐸曼市長　都是意想所造——或者還不及這個。一個又以對於他的本地方噴出這種誣陷的話來的，一定是我們社會裏的讎人。

斯鐸曼醫士（行至市長面前）　你竟敢——！

斯鐸曼夫人（急攔入兩人之間）　脫瑪

裴特洛（提住其父之臂）　父親，不要動氣！

斯鐸曼市長，我決不能叫我自己受你這種強暴。我已經警告你了；你仔細想一想，你對於你自己並且你的家裏的責任。

再見罷（外出）

斯鐸曼醫士（蹀躞室中）　我必要受像這樣的對待麼？在我自己的家裏！加賽林

斯鐸曼夫人　這眞是侮辱——

裴特洛　假使我要可以把我的意思給伯父一點——

斯鐸曼醫士　這是我自己的過失。我早應該去攻他！——顯出我的利齒！——咬他！聽著他稱呼我爲我們社會裏的讎人！我！我誓不能忍受的。

斯鐸曼夫人　脫瑪，然而你的哥哥那一邊有勢力——

斯鐸曼醫士　是的，但是我這邊有正誼。

斯鐸曼夫人　是的是的，正誼，正誼！你要是沒有勢力，你這邊有正誼，又有什麼用處呢？

裴特洛　母親！你怎麼會說起這樣話來！

斯鐸曼醫士　你想在一個有自由的國家裏你那邊有正誼是無用的麼？加賽林你眞糊塗了。況且此外我不是還有抱持自由之義的獨立的報館在那裏引路，和那團結的大多數在我後邊麼？我想那已足算是勢力了！

斯鐸曼夫人　哎喲！天呀！脫瑪你不打算——

斯鐸曼醫士　不打算什麼？

斯鐸曼夫人　把你自己同你的哥哥對壘反對起來。

斯鐸曼醫士　你想我要不是爲維持正誼眞理，我還作什麼呢？

裴特洛　是的，我正要說這個。

斯鐸曼夫人　但是這個於你一點好處亦沒有。他們要是不肯做，他們就不做。

斯鐸曼醫士　加賽林只要你容給我時間，你就可以看我定要戰到他們營裏去。

斯鐸曼夫人　是的，你戰到他們營裏去，你的差使就要撤了——那就是你所要作的了。

斯鐸曼醫士　無論如何，我將要對於公家對於社會盡我應盡的責任。我，他們稱爲社會公敵的！

斯鐸曼夫人　然而，脫瑪，對於你的家庭呢？對於你自己的家裏！你想你這是對於你應該養活的盡你的責任麼？

裴特洛　啊，母親，不要永遠先惦念著我們。

斯鐸曼夫人　你說著容易？你要是非此不可的時候，你可以自己挪動？但是，脫瑪，不要忘了兩個孩子亦稍爲你自己想一想，並且爲我——

斯鐸曼醫士　加賽林，我想你是傻了呆了！假使我要像那沒有出息的小膽子，屈伏於彼得用他的那般混帳的黨與之下，你想這我以後的一生，心裏還會有一小時的平安？

斯鐸曼夫人　關於這個我都不知道。然而你要是這樣的反抗他，我盼望上帝保佑我們，不至於有那種的心爲平安！你自己又要沒有生活之道，沒有收入可依靠了。我本以爲我們以先的日子已經足穀了。脫瑪你不要忘了那個，想一想這是什麼事。

斯鐸曼醫士（强自抑制緊握其拳）　這就是這官衙的奴隸制度可以迫害一位自由重名譽的人！加賽林這豈不兇麼？

斯鐸曼夫人　是的，這樣待你是卑劣，是一點不錯的。然而在這世界上一個人總是要忍受許多非義的。——脫瑪，看小孩子們！看看他們！他們將來怎麼樣！啊，不行，不行，你的心絕不能——（愛立夫與冒登當其母語時，手持學校課本入。）

斯鐸曼醫士　我的孩子們——！（忽顯示一種決心之狀）

不行即使全世界都粉碎，我亦決不能低首，你我的頸項受靦倒！（行向其室）

斯鐸曼夫人（隨其後） 脫瑪——你要怎麼樣！

斯鐸曼醫士（在門間） 我打算等孩子們長大成人，對他們可以直視無愧的權利。（進入其室）

斯鐸曼夫人（出泣） 上帝救我們啊！

裴特洛 母親不要哭，父親所作，正是應該的。（二童驚視，莫明何義。裴特洛作式止之勿言。）

第三幕

「布景——民鐸報」館之編輯室。台後牆之左方為入口之門；右方之門有玻璃，可以窺見印刷室。右方之牆，別有一門。一巨桌占室之中央，桌上陳列紙，新聞紙，及書籍等，左方有窗，其前有寫字臺一，高足櫈一。桌之近旁，設安樂椅子二。其他椅子皆依壁而立。室暗而蕪，欠爽潔；傢具舊式，椅則汚朽破爛。印刷室內徘字者適工作，印字者適運用一手搖機械。霍士達坐寫字台前作字。畢陵手持斯鐸曼醫士之文稿，自右方入。）

畢陵 呀！我眞得說——！

霍士達（仍作字） 你讀完了麼？

畢陵（置文稿於寫字台上） 是的，讀過了。

霍士達 你看斯鐸曼醫士把他們攻擊的不狠利害麼？

畢陵 利害？哎喲，每個字打下來，像——我怎樣形容呢？——像鍾擊一般。

霍士達 是的，然而這般人不是受一擊就被打倒的。

畢陵 果然不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永遠要打擊，一直等到這般，貴族的全體都打得粉碎的。我坐在那裏讀這個的時候，我差不多彷彿看見一個革命正要造成。

霍士達（轉身） 噫！——（禁止發言之聲）說話不要叫阿拉克森聽見。

畢陵（低其聲） 阿拉克森是個膽小的東西，一個儒夫。他沒有一點丈夫氣，但是這一次你一定要拿定你自己的主意。你要把醫士的論說登上麼？

霍士達 是的，然而假使市長不歡喜——

畢陵 那就要麻煩極了。

霍士達 好在無論等到什麼樣子，我們都可以操縱形勢、

假使市長與醫士的計畫不合一般小買賣人就都要反對他。……—房主聯合會的全體還有其餘的假使他表同意他就要與浴場的大股東們衝突起來那般大股東一向是他的最有價值的擁護的——

畢陵　是的，是的，他們一定要拿出一個可觀的小款子來——

霍士達　是的你可斷定他們一定給你看要是這個樣子，這般惡黨徒可以打破了；於是乎我們的報天天可以發布說市長於一端一端的都是無能並且說明這城裏重要的差使所有管理市政的事宜全應該放在自由黨的手裏頭。

畢陵　這個是全然不錯，我看見這個正來著，我看見這個正來著我們正當著革命之萌芽！（扣門之聲）

霍士達　唿！（高聲呼）進來！（斯鐸曼醫士自通街之外戶進，霍士達起立迎之。）啊，醫士，原來是你！怎麼樣？

斯鐸曼醫士　霍士達先生，你可以印出來了，可以印了。

霍士達　那麼樣，已經到了那步田地了麼？

畢陵（喝采）好呀！

斯鐸曼醫士　是的，印起來。無可疑的已經到了那樣了。他們所應該得的當然要給他們。畢陵先生這地方上要有戰爭！

畢陵　我盼望是一番血戰決死生之戰，醫士！

斯鐸曼醫士　這篇文章不過是一個起點。還有四五篇已經在我的腦子裏把大意起出來了。阿拉克森在那裏！

畢陵（向印刷室呼）阿拉克森到這裏來一會兒！

霍士達　還有四五篇？是麼亦是一樣的題目：

斯鐸曼醫士　不是——差的遠呢。不是，都是關於別的事情。但是亦都是由自來水同溝渠的問題發生出來的。你知道的，一事牽連著一事的。這就好像起首拉倒一所舊房子一樣，正是那樣。

畢陵　這真是不錯；你要把事情做完，總要等到把那所破房子，全都拉倒了。

阿扯克森（自印刷室入）拉倒了？醫士，你一定不是想要把浴場拉倒。

霍士達　絕不至於這樣，你不要怕。

斯鐸曼醫士　不是，我們全向別的方面攻擊他們。霍士達

你看我的論說怎麼樣?

霍士達　我想確是一篇傑作——

斯鐸曼醫士　你果然是那樣想麼?啊,我狠歡喜,狠歡喜。

霍士達　你的敍述,如此之淸楚詳明,不必有特別專門的智識,就可以明白這件事的詳情。凡是明白人,都要在你這邊的。

阿拉克森　我想所有穩健的人亦都是。

畢陵　穩健的和不穩健的——差不多全城。

阿拉克森　要是那樣,我們可以冒險印出他來。

斯鐸曼醫士　我想是要。

霍士達　明天早晨可以登出來。

斯鐸曼醫士　自然的——一天亦不要再錯過,阿拉克森先生我要問你你自己可願意監視印刷。

阿拉克森　極願意。

斯鐸曼醫士　留心他拿他當寶貴的東西。不要有印錯的——每個字都是重要的。等一會兒我再來看你。或者可以給我印出來的底子看。我盼望極了,要看他印出來陡然現給大家,

畢陵　陡然現給他們——是的,彷彿像電光的一閃!

斯鐸曼醫士　並且請我的同鄉的明白人下判斷。你想像不出來我今天經過些什麼事情。始而這個,繼而又是那個事情威嚇我。他們打算剝奪我的爲人的最簡單的權利——

畢陵　什麼!你的爲人的權利!

斯鐸曼醫士　——他們打算叫我墮落,叫我成膽怯的,強迫我把個人的私利益放在我的最神聖的所誠信的見解之前——

畢陵　這亦太利害了——

霍士達　哎喲,從那方面來的那些事,你亦不要奇怪。

斯鐸曼醫士　他們要吃虧我敢斷定的。我現在要用民鐸報當我的錨。我每天要用一篇跟著一篇的文章攻擊他們,好像砲裂彈——

阿拉克森　是的,然而——

畢陵　好呀!這是戰爭了!戰爭了!

斯鐸曼醫士　我要把他們打倒在地——把他們打扁了——在誠實的社會的面前,把他們所有的藩籬都打破了!那是我所要作的!

阿拉克森　是的，醫士，然而要穩健的——緩緩的進行——

畢陵　一點亦不要，一點亦不要！火藥是免不得的！

斯鐸曼醫士　你知道的，因為這不只是自來水同溝渠的問題了。不錯，——我們應該清潔消毒的，是我們社會生命的全體——

畢陵　這像一個救世的所說的話！

斯鐸曼醫士　你曉得的，所有的無能力者全要趕出去——並不論那種職業的！今天有無限的遠景，展開在我的前面。我還不能觀看得清清楚楚，然而不久我要可以。青年有毅力的先驅執炬者——我的朋友們，我們所最需要的，所必要找的，就是他們。我們應該有新司令官在我們的前哨。

畢陵　聽著！聽著！

斯鐸曼醫士　我們只要互相扶助，這就非常之容易的。這個革命就好像一隻新造的船從船架下平穩的下水一般，你想是不是。

霍士達　我自己想，我們現在有一個機會可以把市政的權柄放在應該執掌的那般人手裏去。

阿拉克森　並且只要我們可以穩重的進行，我想像不出有什麼危險。

斯鐸曼醫士　誰又留心到有危險沒有危險呢！我現在所正作着的，就為眞理，為我自己的良心。

霍士達　醫士，你是一個值得擁護的人。

阿拉克森　是的，一點不錯。醫士是這地方上的一個眞朋友——這個社會的眞朋友，他是的。

畢陵　阿拉克森記着我的話，斯鐸曼醫士是人民的朋友。

阿拉克森　我想沒有好久，房主聯合會就要用那個名稱了。

斯鐸曼醫士　(受感動，握取其手。)　我的忠實的好友們呀，謝謝你們，謝謝你們。聽見你們這樣說，是眞爽快。我的哥哥稱呼我又全然不同的。我要把他稱呼我的還回去，還要加上利息！然而現在我要去看一個可憐的東西——。我適纔說過，我還要回來。阿森克拉仔細看那稿子，千萬不要脫落一點我的感歎的符號！寧可多加一兩個在裏頭！好極了！好極了！等一會兒再見——再見，再見！　(衆人送之至門，鞠躬而退。)

霍士達　他或者可以成一個於我們極有用的人。

阿拉克森　是的只要他限制他自己於這樁浴場的事。倘是他太越出範圍，我想順聽着他不算爲得計。

霍士達　哼！——那要看——

畢陵　阿拉克森你這人亦太膽怯了！

阿拉克森　膽怯？是的畢陵先生倘若是關於本地方官長的事我是膽怯。我告訴你罷這是我從經驗的學校學來的一個教訓。但是試試我在政治上關於政府自身的事情再看我是否膽怯。

畢陵　不是你不是膽怯。我承認的但這只是自己矛盾自己。

阿拉克森　這是極簡單的，我是一個有良心的人，你倘若攻擊政府，你無論如何於社會無害。你看那般人不注意在攻擊——他們只有那樣的進行。不管怎麼樣但是地方上的官吏，就不同了。他們可以被轟出去，並且或者你可以弄一般糊塗的東西進來掌權可以給房主們和別的人造出無法挽救的害處。所以我在地方政治上我是固執的。

霍士達　然而用地方自治可以教育國民又怎麼樣——你不以那個爲重要麼？

阿拉克森　霍士達先生，一個人要是自己有利益得要保護的時候，他不能想這的樣周到。

霍士達　這樣我就盼望我永遠不要有自己的利益得保護！

畢陵　聽着聽着！

阿拉克森（微笑）哼！（指寫字台）在那個編輯的椅子上就是你的前任史登格所坐的地方，

畢陵（吐唾狀）呸！那個朝秦暮楚的東西。

霍士達　我不是一個順風旗，永遠不會的。

阿拉克森　霍士達先生，一個政客無論何事，不應該太確鑿。畢陵先生，至於你呢，我聽見人說你現在營謀法廷的書記一職。你現在亦是時候可以稍爲收斂了。

畢陵　我——！

霍士達　畢陵是真的麼？

畢陵　啊，是的——但是你要曉得清楚我這樣作，只爲麻

煩這般官長們。

阿拉克森 無論如何，這不干我的事。然而人要攻訐我爲怯懦，和宗旨不一貫，我可是要說出這個阿拉克森的政治的過去，是衆目所共睹的。你看，除去或者稍爲一點更穩健謹愼，我向來沒有變過。我的心還是向著人民的。然而我亦不辯駁，我對於官長們——我說本地方上的——有一點偏向的。（進入印刷室）

（未完）

詩

他們的花園　唐俟

小娃子，捲螺髮，
銀黃面龐上還有微紅，——看他意思是正要活．
走出破大門，望見鄰家：
他們大花園裏，有許多好花．
用盡小心機，得了一朵百合；
又白又光明，像纔下的雪．
好生拏了回家，映着面龐，分外添出血色．
蒼蠅遶花飛鳴，亂在一屋子裏——
『偏愛這不乾淨花，是胡塗孩子！』
忙看百合花，却已有幾點蠅矢．
看不得；捨不得．
瞪眼望天空，他更無話可說．
說不出話，想起鄰家：
他們大花園裏，有許多好花．

人與時　唐俟

一人說，將來勝過現在．
一人說，現在遠不及從前．
一人說，什麼？
時道，你們都侮辱我的現在．
從前好的，自己回去．
將來好的，跟我前去．
這說什麼的，
我不和你說什麼．

四月二十五夜　胡適

吹了燈兒，捲開窗幕，放進月光滿地．
對着這般月色，教我要睡也如何睡．
我待要起來遮着窗兒，推出月光，又覺得有點對

他月亮兒不起.

我整日裏講王充仲長統阿里士多德愛比苦拉

斯……幾乎全忘了我自己.

多謝你殷勤好月,提起我過來哀怨,過來情思.

我就千思萬想,直到月落天明,也甘心願意.

怕明夜雲密遮天,風狂打屋,何處能尋你?

戲孟和

胡適

這個說,『我出了好幾次「險,」不料如今又碰

着你.』

那個說,『我看你今番有點難躲避.』

這個說,『我這囘就冒天大的險也甘心願意.』

我笑你倆兒不通情理.

就有了十分歡喜,若不帶一分兒險,還有什麼趣

味?

窗紙

劉半農

天天早晨,一夢醒來,看見窗上的紙,被沙塵封着,

雨水漬着,斑剝陸離,演出許多幻象:——

看! 這是落日餘暉,映着一片平地,却沒人影.

這是兩個金字塔,三五株椶櫚,幾個騎駱駝,拿着

矛子的.

不好! 是滿地的鮮血,是無數骷髏,是赤色的毒

蛇,是金色的夜叉!

看! 亂轟轟的是什麼?——是拍賣場;正是萬頭鑽

動,人人想出廉價,收買他鄰人的破產物!

錯了! 是隻老虎,怒洶洶坐在樹林裏,想是餓了!

不是! 是一蓬密密的髭鬚,襯着個Tolstoj的面

孔,——好個慈善的面孔.

又錯了. Tolstoj已死,究竟是個老虎!

還不是的;是個美人——美極了.

看. 美人爲什麼哭? 眼淚太多了——看!——

滴！兩滴！——一斛！——兩斛！——竟是波浪滔滔，

化作洪水！

看！滿地球是洪水，Noah 的方船也沉沒了——

——水中還有妖怪，吞吃他屍首！

看！好光明！天邊來了個明星！——唉！——是

個彗星！

・　・　・　・　・　・

『朋友！別再看，快發瘋了！』

『怎麼處置他？』

『扯去舊的，換上新的．』

『換上新的，怕不久又變了舊的．』

無聊

劉半農

陰沈沈的天氣，

裏面一座小院子裏，楊花飛得滿天，榆錢落得滿

地．

外面那大院子裏，却開着一棚紫藤花．

花中有來來往往的蜜蜂；有飛鳴上下的小鳥；有

個小銅鈴，繫在籐上．

春風徐徐吹來，銅鈴叮叮噹噹，響個不止．

・　・　・　・　・　・

花要謝了；嫩紫色的花瓣，微風飄細雨似的，一陣

陣落下．

月

沈尹默

明白乾淨的月光，我不曾招呼他，他却有時來照

着我；我不曾拒絕他，他却慢慢的離開了我．

我和他有什麼情分？

公園裏『的二月藍』

沈尹默

牡丹過了，接着又開了幾欄紅芍藥　路旁邊的

二月藍，仍舊滿地的開着；開了滿地，沒甚稀奇；

大家都說這是鄉下人看的．

我來看芍藥，也看二月藍；在社稷壇裏幾百年老
　松柏的面前，露出了鄉下人的破綻．

耕牛

沈尹默

好田地，多黏土；只是無耕牛的苦．
難道這地方的人窮，連耕牛都買不起？
聽說來了許多人，都帶着長刀子，把這個地方的
　耕牛，個個都嚇死．
嚇死幾個畜生，算得甚麼事？　不過少種幾畝地，
　少出幾粒米．
好在少米的地方也少人，那裏還愁有人會餓死？

藏暉室劄記 續前

胡適 記
許棣常 選錄

波士頓有「卜朗吟會」(Boston Brownig Society)、會中執行部書記施保定夫人、爲哈佛大學吳康君之友。夫人邀吳康君至會中演說、吳君謙辭之、已而思及余、因力荐余任此役。夫人以書致余、余初不敢遽諾。既以此會代表波士頓文物之英、不可坐失機會、遂諾之。正月十八夜、以火車離綺色佳、十九晨至波城。此余第二次來此也。往訪訥博士夫婦於康橋、午正訪鄭來君、遇孫學悟君、同出門、遇吳康君、吳君與余初未相見、執手甚歡、同餐於哈佛飯廳、室極大、可容千人、此康耐耳所無也。下午三時至 Hotel Vendome、爲卜朗吟會場。到者約百人、皆中年以上人、有甚老者。余演說約一點鐘左右、頗受歡迎。繼余演說者、爲一英國婦人皈依印度梵丹教者、演說 "Vedanth and Brownig"。

吳康君宴余於紅龍樓、同席者七人。夜宿卜朗吟會執行部長陸次君之家。陸君夫婦相待極殷、見其二子。

廿日晨、至哈佛重遊大學美術館。訪米得先生 Edwin M Mead. 於世界平和會所 World Peace Foundation。此君爲此間名宿、著書甚富、爲和平主義一健將云。至康橋赴世界會午餐、訥博士、墨茨博士、及南非巴士曼君等、皆在座。

下午、與鄭來君往遊波城美術院 Museum of Fine Arts、訪其中國畫部主者、承令一日本人指示余等。

其人名富田幸次郎、極殷勤、指導甚周。所見宋徽宗搗練圖馬遠三幅、夏圭二幅、其一爲大幅。夏圭之畫尤佳。富田君語余、以館地太隘、故僅此數幅陳列於外、尙有多幅、深藏內室、不輕示人、以時太晚、不能相示。如君等明日能來、當一一相示。余本擬明晨早去紐約、以此機不可坐失、遂決意明日再來、與約後會而去。

是夜澄衷同學竺君可楨宴余於紅龍樓、同席七人。張子高後至、暢談極歡。昨夜之集、已爲難繼。今夜傾談尤快。余與鄭君來話最多。餘人不如余二人之滔滔也。鄭君談及俄文豪杜根列夫 Turgener 所著小說 "Virgin Soil" 之佳。其中主人乃一遠識志士、不爲意氣所移、不爲利害所奪、不以小利而忘遠謀。不能以一石當狂瀾、則擇安流而游焉。非趨易而避難也。明知隻手挽狂瀾之無益也。志在淑世、固是、而何以淑之之道、亦不可不加之意。此君志在淑世、又能不尙奇好異、獨經營於貧民工人之間、爲他人所不能爲、所不屑爲、甘心作一無名之英雄、死而不悔、獨行其是者也。

廿一日晨、往美術院訪富田幸次郎、與同至藏畫之室。此院共有中日古畫五千幅、誠哉其爲世界最大集也。(英文 Collection 余譯爲「集」。初譯爲「藏」、以其不確、故改用「集」。)是日所觀宋元明名畫甚多、以日力有限、故僅擇其尤者五六十幅觀之。記其尤佳者如下。

一、董北苑平林霽色圖　鄭蘇戡題「北苑眞筆」四字、有王煙客(時敏)端陶齋諸跋。畫爲景賢所藏、景賢字樸孫、號三虞堂主人。此畫饒有逸氣、爲南派神品。

二、阮文達藏『宋元拾翠册頁』 此集皆小品册頁、其尤佳者、(一)顧德謙文姬歸漢圖(二)胡瓌畫番馬(三)范寬一畫、(四)夏圭山水、(五)班恕齋(惟志)畫一幅、(六)王振鵬龍舟此集尙有宋繡花鳥一幅、其色線已剝落、然猶可供史家之研究也。

三、宋陳所翁(容)畫瀑龍圖大幅。 此畫大奇、筆力健絕。惜有損壞之處、爲俗手所補、減色不少

四、趙子昂畫相馬圖

五、管夫人墨竹 有夫人之姊姚管道果題跋

六、王振鵬(明永嘉人) 仿李龍眠白描一幅 有錢大昕題字、另有他跋無數。此畫大似龍眠向定爲龍眠之筆。錢大昕始見樹幹題「振鵬」二字、細如蠅頭、乃定爲王振鵬之筆云。

七、仇實父 騎士圖

八、犬圖(無名) 此圖大佳。

九、蜻蜓圖(無名) 花卉蟲物皆佳。

十、觀瀑圖(無名) 此圖疑明以後物。

十一、釋迦(無名)。 著色極深而新、元人物也。

十二、錢舜(元人)花卉。

十三、馬遠觀音

十四、學吳道子畫三幅。此三幅初疑爲道子眞筆、院中賞鑒家以爲宋人仿本耳。(一)天官紫微大帝、(二)地官清翠大帝、(三)水官洞陰大帝。三畫皆工筆也。學畫者可於此見古人作畫之工。

十五、陸信中十六羅漢圖十六幅。著色甚佳、惜太板不生動耳。

十六、五百羅漢圖一百幅之十。此百幅爲宋人趙其昌林定國所作。在日本某寺。凡百幅、每幅五羅漢云。此院得十幅、餘仍在日本著色極佳、畫筆亦工緻而饒生致、遠勝上記十六幅。此畫與上記十六幅皆足代表所謂『佛氏美術』(禪門畫)甚足供研究也。

此外已不可復記。既出藏室、復至昨日所過之室、重觀所已見之畫。其宋徽宗一畫、有題籤、『爲摹張萱搗練圖』此幅眞是人間奇物、不厭百回觀也。富田君知余不可久留、僅邀余觀日本畫一幅、『平治物語繪卷』寫戰鬥之景、人物生動無匹、爲慶恩時代名筆、不著畫家姓氏云。除中所藏中日名畫、多出日人岡倉覺三購買收藏之力。此君乃東方美術賞鑒大家、二年前死矣。著書有"The Ideals of the East"

(Okakura Kakugo.) (2nd ed. London. Murray)

廿一日下午三時、去波士頓夜九時、至紐約以電話與韋蓮司女士及其他友人約相見時廿二日、至紐約美術院、韋女士亦至導余流覽院中『尤物』(Masterpieces)女士最喜一北魏造像之佛頭、其慈祥之氣出塵之神、一一可見。女士言『久對此像、能令人投地膜拜。』此像之側、尚有一羅漢之頭、笑容可掬、亦非凡品。院中有中國畫一集、皆福開森氏所藏、今日乃不可見。以新得 Benyamin Altman Collection。

方在陳列、佔地甚多、不得隙地也。

下午四時、以火車至紐約附近一鎮、名 Upper Montclair N.J.、訪友人節克生君於其家。此君卽前與余論耶穌之死及蘇格拉的之死之異同者也。此次聞余來紐約、堅邀過其家、爲一宿之留。不得已、諾焉。旣至、見其夫人及一子一女、蒙相待甚殷。夜與此君談宗教問題甚久。此君亦不滿意於此邦之宗教團體、以爲專事虛文、不求眞際。今之所謂宗教家、但知赴教堂作禮拜、而於耶穌所傳眞理、則皆視爲具文。蓋宋人所謂『僞君子』、而新約所謂 Hypocrites 是也。此君之家庭極圓滿安樂。節君告我曰、『吾婦之於我、亦夫婦、亦朋友、亦伴侶。』 此婚姻之上乘也。是夜宿其家。

廿三日晨、以車歸紐約、往訪嚴敬齋及王君復於哥侖比亞大學。聞鄧孟碩亦在此、訪之於其室、相見甚歡。敬齋告我、此間有多人反對余之「非留學篇」、賴同志如王鑑、易鼎新諸君爲余辯護甚力。余因謂敬齋曰、『余作文字、不畏人反對、惟畏作不關痛癢之文字。人閱之與未閱之前同一無影響、則眞覆瓿之文字矣。今日作文字、須言之有物、至少亦須値得一駁。愈駁則眞理愈出。吾惟恐人之不駁耳。』 與敬齋、君復同餐於中西樓。聞黃克强已去費城、不能一訪之、甚悵。是夜宿哥侖比亞大學宿舍、與王、鄧、嚴三君夜話。鄧君當二次革命前、爲上海『中華民報』主任、忤政府、爲政府所控、受讞於上海租界法庭、罰禁西牢作苦工六月、另罰鍰五百元。是夜鄧君自述獄中生活、甚動人。友朋中嘗受囹圄之苦者、若張亦農（耘）、辛亥自西安南下、有所謀、途中爲西川廳所拘、解至南陽道、居獄中月餘、幾罹死刑。幸民兵破南陽

始得脫去。夏間亦農爲余道之、竟夕始已。

廿四日、以車歸。車中讀 New York Times、見有日本人 Iyenaga 博士、所作文、論"Japans Position in the World War." 道遠東外交史甚詳。其論中國中立問題、尤明目張膽、肆無忌憚。其言雖狂妄、然皆屬實情。在今日强權世界、此等妄言、都成確論。世衰之爲日久矣。吾所謂拔本塞源之計、豈得已哉？豈得已哉？又讀一文論『不爭主義之道德』、則如羯鼓解穢、令人起舞。車中忽念中國之大患、在於日本。中國存亡、係於其手。且吾以輿論家自任者也、在今日爲記者、不可不深知日本之文明、風俗、國力、人心。據上兩理由、吾不可不知日本之文字語言、不可不至彼居留二三年、能以日本文著書演說爲期。吾國學子往往藐視日本、不屑深求其國之文明、尤不屑講求溝通兩國誠意之道。皆大誤也。歸後三日、君復寄示日人論文、欲余『一一斥駁。』余復書謂『此日人不打自招之供狀、不須駁也。』（民國四年正月廿七日記）

今日報載兩事、可紀也。(一)爲美國海軍費案之通過。今案共需美金一四一、一八九、七八六元云。(一)爲卡匿奇 Andrew Carnegie 及洛克非老 Rockefeller, I. D. Sr. 二人同日受美政府所委『實業界關係調查部』之質問。二人皆世界鉅富、施財如土。積年以來、卡氏共散財三二四、六五七、三九九元。洛氏共散財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可謂豪矣。受質問之時、卡氏意氣自如、莊諧雜出、傾倒一堂。洛氏則奄奄無生氣、體弱故也。洛氏吾未之見。卡氏去年在此演說、吾嘗見之。其人短小精靈、望之殊不似富家翁也。（二月六日記）

有持非兵主義(Anti-militarism)之『美國限制兵備會』"American League to Limit Armaments"欲得各大學學生之贊助、乃由『紐約晚郵報』記者 Oswald Garrison Villard 設筵招東美各校之持非兵主義者、會於紐約之『大學俱樂部』University Club 討論設立各校聯合抵制增兵問題。主者某君、以書致本校巴恩斯 Prof F. A. Barnes 先生、屬令推一人代表康南耳大學。先生堅欲余往、不獲已、遂往。於是有第三次之紐約旅行。十三晨、至此、以電話告韋女士及普耳君約會時。普耳君卽前所記『不爭主義之道德』之著者也。十一時、普耳君見訪、相見甚歡。此君持『不爭』之說、而以『不爭』二字爲未嘗非不爭也、但不以兵力强權爭耳。欲名之曰『有效的抗爭』。余以爲『不爭』二字固未嘗(Nonresistance)惟普君之名、亦不滿余意。憶須密先生 Prof. N. Schmidt 名之曰『被動的抗爭』、亦不愜心。余欲名之曰。『道義的抗爭』、似較佳耳。普君以爲然。吾與普君所談大旨在不可持首尾兩端之說。如謂戰爲非義、則決不可謂戰有時而義。歐洲社會黨之失敗、在於强析戰禍爲兩種、侵略之戰爲不義、而自衞之戰爲義。及戰事之起、德之人皆以爲爲自衞而戰耳、法之人亦以爲如此、俄之人亦以爲如此。於是社會黨非攻之幟倒矣。一時、往訪韋女士於其居。談二時許。女士謂普耳君投余書中、(余以普君原書示之)所論殺人以救人、其理頗未能愜人意。殺甲以救乙、是猶以甲之命爲救乙之具也、與康德所謂無條件的命令大背。此言是也。墨子曰、『殺一人以利天下、非殺己以存天下、是』。則進於是矣。女士深信善根性之足以發爲善心形諸善行、時引囂俄之『孤星淚』"Les Miserables"證大度不疑之足以感人。吾恆謂今人大患、在終日居

於疑懼憂恐之中。世安有愁城。愁城者、吾人心中疑懼之產兒也。若人人疑他人爲賊、爲奸宄、則世界眞荆天棘地矣。安能一日居乎?此邦人有時頗能脫去此種疑懼根性。村僻之城市、眞能夜不閉戶。其所以夜不閉戶者、不疑也。吾居是邦五年、未嘗一日鑰吾室門、亦未嘗失一物、不疑也。今日弭兵之說、人皆知其美而不敢行、知軍備之爲患、而不敢廢之。卽如此邦人士持和平之說者衆矣。而懼德之來侵、懼日之宣戰、於是日增兵備而不已。今歲之海軍費凡一四一、一八九、七八六元、陸軍費一〇三、〇〇〇、〇〇〇元。防禦費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皆『有備無患』一語之結果也。美之在今日、可以宣言減兵以爲他日世界弭兵之第一着手處。所患在『恐』之一字。英詩人克勞夫Clough之言曰『孰謂希望爲愚人乎?若恐懼則眞妄人矣。"If hopes are dupes, fears are liars" 此今日救世聖藥。惜無人敢嘗試之耳。

是夜至『大學俱樂部』赴『限制兵備會』晚餐。Mr. Villard 主席。會中書記吳得 Mr. L. Hollinfs Worth Wood 乃康福先生之友。與先生皆畢業於海勿浮大學 (Haverford College) 此校乃耶教中之『友朋會』所創 (Fiends) 又名『貴克派』(Quakers)『貴克派』之信徒、皆主張不爭主義者也。主席尾賴君、乃美國南北戰爭前主張放黑奴者蓋利孫 (William Lloyd Garrison) 之外孫。蓋利孫亦倡不爭主義最力者也。二君之熱心限制兵備也、宜哉。是夜東美各大學與會者頗衆。席終、決議組織一會、名之曰 "Collegiate League to Abolish Militarism" 會名爲余所擬。

十四日星期下午訪張仲述。仲述喜劇曲文字、已著短劇數篇。近復著一劇、名曰 "The Intruder"『外侮』

影射時事、結構甚精、而用心亦可取、不可謂非佳作。吾讀劇甚多、而未嘗敢自爲之、遂令仲述先我爲之。

夜往中西樓赴亦農敬齋晚餐之約。在中西樓餐時、亦農敬齋忽起立招呼外來數客、其一人乃黃克强、亦農紹介余與相見。克强頗胖、微有髭、面色黧黑、語作湘音。余前次來此、頗思訪之、聞其南遊而止。今日不意之中遇之、不可謂非幸事。餐後、以車至車站。車停港外、須以渡船往。船甫離岸、風雨驟至。海上昏黑、微見高屋燈火點綴空際。余頗欲見自由之神像。乃不可見。已而舟行將及車次、乃見衆光之上、有一光最明。亦最高。同行者遙指謂余曰、此『自由』也！（二月十五日記）

（未完）



普通英華新字典
定價一元
英漢雙解辭典
特製大版三元
小版一元六角
英漢辭典
定價一元五角
中學英漢新字典
定價一元
上海棋盤街
羣益書社印行

隨感錄

（十）

社會之文野，國勢之興衰，以國民識字者之多寡別之，此世界之通論也。吾國人識字者之少，萬國國民中實罕其儔。不但此也，此時北京鼎鼎大名之崑曲名角韓世昌竟至一字不識，又何怪目不識丁之行政長官盈天下也！更何怪不識字之國民遍國中也。

（獨秀）

（十一）

德意志以軍國主義爲厲世界，吾人之所惡也，列國討之，亦以尊重自由正義與和平，不得不掊此軍國主義之怪物。獨不可解者，北京東京兩政府，方極力模仿普魯士以軍閥勢力耀武於國中，奈何亦自標扶持自由正義與和平之旗幟而對德宣戰耶？毋怪德人齒冷！

（獨秀）

（十二）

宇宙間物質的生存與活動以外，世人多信有神靈爲之主宰，此宗教之所以成立至今不壞也。然據天文學家之研究，諸星之相毀，相成，相維，相拒，皆有一定之因果法則。據地質學家之研究，地球之成立，發達，其次第井然，悉可以科學法則說明之。據生物學者，人類學者，解剖學者之研究，一切動物，由最下級單細胞動物，以至最高級有腦神經之人類，其間進化之迹，歷歷可考，各級動物身體組織繁簡不

同，勢力便因之而異．此森羅萬象中，果有神靈為之主宰；則成毀任意，何故遲之日久，一無逃於科學的法則耶？有神論者其有以語我！

（獨秀）

（十三）

中國學術不發達之最大原因，莫如學者自身不知學術獨立之神聖．譬如文學自有其獨立之價值也，而文學家自身不承認之，必欲攀附六經，妄稱『文以載道』『代聖賢立言』，以自貶抑．史學亦自有其獨立之價值也，而史學家自身不承認之，必欲攀附春秋，着眼大義名分，甘以史學為倫理學之附屬品．音樂亦自有其獨立之價值也，而音樂家自身不承認之，必欲攀附聖功王道，甘以音樂學為政治學之附屬品．醫藥拳技亦自有獨立之價值也，而醫家拳術家自身不承認之，必欲攀附道術，如何養神，如何鍊氣，方『與天地鬼神合德』方稱『藝而近於道』．學者不自尊其所學，欲其發達，豈可得乎？

（獨秀）

（十四）

吾人不滿於儒家者，以其分別男女尊卑過甚，不合於現代社會之生活也．然其說尚平實近乎情理，其教忠，教孝，教從，倘係施者自動的行為，在今世雖非善制，亦非惡行．故吾人最近之感想，古說最為害於中國者，非儒家，乃陰陽家也；（儒家公羊一派，亦陰陽家之假託也．）一變而為海上方士，再變而為東漢北魏之道士，今之風水，算命，卜卦，畫符，念咒，扶乩，鍊丹，運氣，望氣，求雨，祈晴，迎神，說鬼，種種邪僻之事，橫行國中，實學不興，民

智日僵，皆此一系學說之爲害也．去邪說，正人心，必自此始．

（獨秀）

（十五）

近來上海廣智書局把十幾年前出板的各種書籍，登報廉價發賣．我因爲他價錢很便宜，便託人去買了幾本．買來之後，略略看了一看，覺得所有各書，雖然內容都不十分好，譯筆也不大高明；然就當時而論，這一班編譯家，出版家，都是極可敬的人物；——因爲他們心中，都想向前進，不想向後退；都是想做人，不是想做下等動物；都是想求生，不是想求死．若依着進化的程序說，十幾年前是如此，十幾年後的今日，至少應有二三百種東西洋名人的著作輸入中國來．不料按諸事實，乃大謬不然：天天報紙上所登的新書廣告，無非是什麼黑幕大觀，小姊妹罪惡史，或是紅男綠女的肉麻小說，『某生』『某翁』的腐敗小說；連提倡『丹田』的謬書，扶乩的鬼話，也竟公然出版；最高等的，也不過影印幾部宋版元版的無用古書，便算空前絕後的大事業了！唉！

（半農）

（十六）

有人轉述一位研究古學的某先生的話道；「外國的新學，是不用研究的；我們中國人，只要研究本國的古學便得了。近來的人都說，『中國政治不好，社會不好，眼見得國就要亡了，青年學子，非研究新學，改革舊汚，不足以救亡』：這話是不對的。要知道就是中國給別國滅了，外國人來做中國的皇帝，我們本來不是中國的官吏，就稱『外國大皇帝陛下』，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但是到那時候，還該研究

我們的古學，不可轉旁的念頭。」我聽了這話，覺得太奇了；便再轉述給一個朋友聽聽。那朋友說：「這又何足奇？你看滿清入關的時候，一班讀書人依舊高聲朗誦他的四書五經八股試帖。那班人的意見，大概以爲國可亡種可奴，這祖宗傳下來的國粹是不可拋棄的。現在這位某先生，也不過是『率由舊章』這又何足奇？」我乃恍然大悟。——但是我要問問一班青年：你們對於某先生的話，究竟以爲怎樣呢？

（玄同）

（十七）

有一位留學西洋的某君對我說道：「中國人穿西裝，長短，大小，式樣，顏色，都是不對的；並且套數很少，甚至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穿這一套的：這種寒酸乞相，竟是有失身分，叫西洋人看見，實在丟臉。」我便問他道：「西洋人的衣服，到底是怎樣的講究呢？」他道。「什麼禮節，該穿什麼衣服，是一點也不能錯的；就是常服，也非做上十來套，常常更換不可；此外如旅行又有旅行的衣服，避暑又有避暑的衣服，這些衣服是很講究的，更是一點不能錯的。」我又問他道：「西洋也有窮人嗎？窮人的衣服也有十來套嗎？也有旅行避暑的講究衣服嗎？」他道：「西洋窮人是很多窮人的衣服，自然是不能很多，不能講究的了；但是這種窮人，社會上很瞧他不起，當他下等人——工人——看待的。」我聽完這話，便向某君身上一看，我暗想，這一定是上等人——紳士——的衣服了。某君到西洋留學了幾年，居然學成了上等人——紳士——的氣派，怪不得他常要拿手杖打人力車夫，聽說一年之中要打斷好

幾根手杖呢！車夫自然是下等人，這用手杖打下等人，想必也是上等人的職務；要是不打，大概也是「有失身分」罷！

（玄同）

（十八）

兩三個月以來，北京的戲劇忽然大流行崑曲；聽說這位崑曲大家叫做韓世昌，自從他來了，於是有一班人都說，「好了，中國的戲劇進步了，文藝復興的時期到了。」我說，這眞是夢話。中國的舊戲，請問在文學上的價值，能值幾個銅子？試拿文章來比戲：二簧西皮好比「八股」；崑曲不過是東萊博議罷了，就是進一層說，也不過是「八家」罷了；也不過是文選罷了。八股固然該廢，難道東萊博議「八家」和文選便有代興的資格嗎？吾友某君常說道，「要中國有眞戲，非把中國現在的戲館全數封閉不可。」我說這話眞是不錯。——有人不懂，問我「這話怎講？」我說，一點也不難懂。譬如要建設共和政府，自然該推翻君主政府；要建設平民的通俗文學，自然該推翻貴族的艱深文學。那麼，如其要中國有眞戲，這眞戲自然是西洋派的戲，決不是那「臉譜」派的戲。要不把那扮不像人的人，說不像話的話全數掃除，盡情推翻，眞戲怎樣能推行呢？如其因爲「臉譜」派的戲，其名叫做「戲」，西洋派的戲，其名也叫做「戲」，所以講求西洋派的戲的人，不可推翻「臉譜」派的戲。那我要請問：假如有人說，「君主政府叫做『政府』，共和政府也叫做『政府』，既然其名都叫『政府』，則組織共和政府的人便不該推翻君主政府。」這句話通不通？

（玄同）

通信

文學革新與青年救濟

玄同兄：……我前信一面說要掃除腐爛口調；一面露出醜相，用那「千慮一得……」等不通套語。前日偶然想那書信，覺得前後自相矛盾。且中國語言文字中包含數字的成語大半不合論理（西文亦如是然較少）我屢以此爲本校生徒戒，今竟自犯，可笑可笑。我們自信中毒未深者還如是，可見那老先生們除腐爛不通的口調外，實說不出話來。他們若肯老老實實吃一碗閒飯，我們自必諒其苦情；（此因幷不是他們做的，他們特收其惡果耳）不必與他們爲難；無奈他們執迷不悟，不但以此自豪，幷欲以此陶鑄青年；所以我們爲「人道」計，不得不與之宣戰；宣戰之目的，實在於是。現在兄等既張宣戰之旗幟了，亦既揭破他們之劣跡了；惟對於他們之罪狀，尚未明白宣告；故我甚望兄等於此長驅直入之頃，再注意及此，使世人知兄等之挑戰，非有意與彼爲難，亦非因他們之自豪而反動，實爲表揚眞正文學，保護中國青年，起見，迫於良知，不得已而出此。此義若大明，則兄等破壞之功可告一段落；然後趕緊謀建設。至建設之道，兄等亦已着着進行，無庸我局外人妄參末議。但我所欲忠告於兄者，乃在速謀所以救濟青年之道：蓋全國中小學生，現仍在倒懸之狀態中，若不速救，則數年之後，淺則如我者，深則如老先生者，又將產生數十萬個，彼時再謀營救，恐事倍功半。我雖屢以口舌略盡天職，爲力究有限，故不能不求援於兄。兄等若再注意及此，則誠敎育前途之大幸也。最後我再結束數語，反覆申明如左：——

一、老先生之罪，不在「不通」，不在「自豪」；實在「戕賊青年」，犯精神的殺人罪。

一、我們目的，不在「與彼爲難」，不在「攻其不通」；實在「救濟青年」，幷「表揚文學」。

兄以爲何如？

鄧萃英（四月十九日）

芝園兄：來信所說的話，實在痛切得很。中國自從一八九四年及一九〇〇年兩次打敗在外國人手裏以後，偶然有幾個人講

了幾句變法革新的話，於是政府和社會兩方面爲遮羞計，勉强開了幾個不倫不類的學堂；還有極少數的人說，文章也該革命，於是才有了一種所設「報館體」的文章；（從時報起，才把那些西政原於周官說的論文題目，「祝融肇禍」，「瀛眷北上」，「京華冠蓋」，「羊城異俗」等等四個字的紀事題目變換。）其實於革新的根本上還沒有講到。不料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後，上有袁皇帝，下有一班死不盡的遺老遺少，（什麼叫做「遺少」呢？現在有一班二三十歲的少年人，或學老前輩的樣子，做什麼書的「攷證」，什麼書的「札記」；或則想做大文豪，學蒲松齡的爛調文，士次回的肉麻詩。這兩種人的文章裏，照例用干支紀年，陰歷紀月日，籍貫必須寫滿清時代的舊地名，神聖曾左而盡賊洪楊，追念滿廷而咒詛民國，他的年紀「少」而未「老」，他的資格本不配「遺」而妄欲自命爲「遺」，這便叫做「遺少」。）大倡「復古」之論；說什麼「世衰道微，人心不古，非昌明聖教，遵修舊文，不足以挽將喪之斯文，迴既倒之狂瀾。」於是一班做投機事業的新書店，趕緊印什麼「詩話」，「文集」，一班剪了辮子的半邊和尚，趁這機會混到中小學校裏去教國文；其效果，竟至有堂堂中華民國的中學校學生，聽見人家稱倫理學爲Ethics，會大大的生氣，罵人家不愛國。老兄！你說「全國中小學生現仍在倒懸之狀態中；」我看那班老不死的廢物拿青年來「倒懸」，青年不但不覺得不舒服，遇到我們要想去解他下來，他還用嘴咬我們的腿，用腳踢我們的手，大罵我們不該頭向天，腳踏地，說非倒立不可呢！唉！老兄你想這有什麼辦法呢？你是一位大教育家，對於這種現狀有什麼法子想呢？新青年同人不過目覩青年界之銷沈，本一己之良心，講幾句極和平的勸告話；即以文學革命而論，不過略略說了幾句舊文學的劣點；然而已經招了一班略讀幾篇唐宋古文，全不懂得舊學的青年反對了；說：「照這樣講法，非將數千年的文學完全打消不可，這還了得嗎？」老兄！你想這班暮氣甚深，呻吟垂斃的青年，該用什麼法去救濟他？——但是悲觀的話也不用說。我的思想，認定中華民國的一切政治，教育，文藝，科學，都該完全學人家的好樣子，斷不可回顧七年前的「死帝國」不好的老樣子；雖然行了數千年，也該毅然決然的撲滅他；合理的新法，雖然一天沒有行，也該毅然決然的振興他。「相斫書」上的老例，和舊戲裏的「臉譜」一樣，斷斷沒有采用的價值。所以我的

意思以爲既然覺悟漢文不合論理不宜新學就該用全力來推翻他用別種較文明的文字爲中華民國的國語（此意詳新青年四卷四號我給獨秀君的通信裏）。總期中華民國的國民做一個二十世紀時代的文明人不做那清朝唐朝漢朝周朝五帝三皇無懷葛天時代的野蠻人。新青年同人抱定這個目的立論，顧老兄也出其研究新敎育之之心得來救濟這班暮氣甚深呻吟垂斃的青年！

錢玄同 1, Julio, 1918.

讀新青年

近從友人處得讀大報閎論卓識環珮何似。竊不自量其謭陋輒欲一陳其說於名人之前：文界之弊貴報已抉發無遺。革新之道、形式尚非所急，當先陶汰一切背理之語。今日甲黨與乙黨相掊擊，動曰『妖魔醜類，』曰『寢皮食肉』其他凶暴之語，見於函電報章者尤比比。夫吾人行動，苟違犯法律，國法自有相當之處分；極惡元凶如張勳叢，訴諸於法，止於宣告死刑，斷無有許人食肉寢皮之過舉。此太古野蠻時代遺傳之惡思想，苟仍形諸楮墨，充其極，必至恣意仇殺，禍結不解；如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王莽遭臠身之痛，以及前清『粉屍揚灰』『剖心』等劇、將復見於光天化日之下，人道幾絕，進化何期。至於兩黨討論是非各有其所持之理由。不務以眞理爭勝，而徒相目以『妖』，則是滔滔者妖滿國中也、豈特如尊論所云桐城派之爲妖於文界哉。孔學偏狹之處、吾人厭病且久。韓愈闢佛至欲火書廬居，貴報斥其謬妄，宜也。不料獨秀先生答錢君書；（見新青年第三卷第四號）亦有『焚十三經燬孔廟』之說。知十三經之不適於共和，不讀可也；以孔子爲不足尊崇不祀可也；焚經燬廟，果有裨於思想之革新耶？既斥韓氏又師其意，亦何爲者？且於保存古代學術之義，未免有乖也。又如某君，既痛惡儀徵某氏所爲文矣，（見新青年第三卷第一號）乃獨勦襲其對於江淹恨賦『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及杜甫秋興詩『紅豆鸚鵡，碧梧鳳凰』一聯之評語，以爲己所發明。毋亦詆其全而食其餘乎？文也者，含有無上美感之作用，貴報方事革新而大闡揚之；開卷一讀，乃如村嫗潑罵，似不容人以討論者，其何以折服人心？此雖異乎文學之文，而貴報固以提倡新文學自任者，似不宜以『妖孽』『惡魔』等名詞輸入青年之腦筋，以長其暴戾之

習也。

白話作文，爲增進國民智識之利器；僕亦竭事鼓吹。但須力避意俗，意俗卽不能美，不美卽失其文之作用。何謂意俗？言情而涉於淫；如西廂記『準備來雲雨會巫峽』是也。洩忿而出於毒罵；如頃所謂『食肉寢皮』（此與俗語『殺千刀』同一凶惡），是也。有文者出語尚遠鄙倍，（辭氣之鄙倍。不關言語之雅俗。）卽同一罵人，左傳『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國策齊威王罵周烈王云『而母婢也』，史記馮唐罵趙王遷云『其母倡也』，雍正上諭罵阿其那塞思黑曰『其母出身賤婢云云』，（此事以手邊無書。查考約略。記之不免有誤。）同一憤恨之詞，而其高下之分明有如此。今白話作文，骨相全叢：高潔之意，以白話描之，當益增其美；鄙陋之意，以俗語出之，亦愈形其醜。夫有鄙陋之意，卽文字倍極工雅，亦不得謂之文；而白話尤易顯此弊：此則下筆時不可不深思者。意既美矣，而走筆運詞，尤貴以和，宜通體相稱，如染綵之濃淡得中也。貴報既提倡白話作文，卽宜實行此宗旨，示人以模範，卒乃雅俗參半，而北語吳音（如『像煞有介事』）格磔其間，其斯爲貴報文字上之過渡時代乎？恐弗敢知已。謀冗雜書，擇語不精，幸恕罪戾，伏冀賜教。

汪懋祖

獨秀學兄：頃在季報中見足下的信，因足下不曾直寄本社，故轉登於此。

來書說『兩黨討論是非，各有其所持之理由。不務以眞理爭勝，而徒相目以妖，則是滔滔者妖滿國中也。』又說本報『如村嫗潑罵，似不容人以討論者，其何以折服人心？』此種諍言，具見足下之愛本報，故肯進此忠告。從前我在美國時，也曾寫信與獨秀先生，提及此理。那時獨秀先生答書說文學革命一事，是『天經地義』，不容更有異議。我如今想來，這話似乎太偏執了。我主張歡迎反對的言論，並非我不信文學革命是『天經地義』。我若不信這是『天經地義』，我也不來提倡了。但是人類的見解有個先後遲早的區別。我們深信這是『天經地義』了，旁人還不信這是『天經地義』。我們有我們的『天經地義』，他們有他們的『天經地義』。輿論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學，充足的理由，誠懇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對我們的人不能不取消他們的『天經地義』，來信仰我們的『天經地義』。所以本報將來的政策，主張儘管趨於極端，議論定須平心靜氣。一切有理由的反對，本報一

定數迎決不致『不容人以討論』

但是來書有幾句話我們不能不辯。來書云『又如某君既痛惡儀徵某氏所爲文矣，乃獨勵襲其對於江淹恨賦「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及杜甫「紅豆鸚鵡，碧梧鳳凰」一聯之評語，以爲己所發明。』這話未免有點冤枉某君了。某君並不曾說這兩種評語是『己所發明，』他不過隨意舉兩條例罷了。我平常也罵『香稻鸚鵡，碧梧鳳凰，』兩句；但我實在不曾知道儀徵某氏也有這種評語。

來書又說本報『雅俗參半，而北語吳音，（如『像煞有介事』）攙襍其間。』此是『過渡時代』不能免的現象。現在做文章，沒有標準的國語，但有能達意的詞句，都可選用。如『像煞有介事』的意思，除了吳語，別無他種說法。正如『袈裟，』『刹那，』『辟克匿克』……等外名詞，沒有別種說法，也不妨選用，何況本國的方言呢？

胡適白。

駁王敬軒君信之反動

新青年諸君鑒：大誌以灌輸青年智識爲前提，無任欽佩。列「通信」一門，以爲辨難學術，發舒意見之用，更屬難得。尚有一事，請爲諸君言之：通信既以辨論爲宗，則非辨論之言，自當一切吐棄；乃諸君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胡言亂語，時見於字裏行間，其去宗旨遠矣。諸君此種行爲，已屢屢矣；而以四卷三號半農君覆王敬軒君之言，則尤爲狂妄。夫王君所言，發舒意見而已，本爲貴誌特許；若以其言爲謬，記者以學理證明之可也；而大昌厥詞，肆意而罵之，何哉？考其事雖出王君之反動，亦足見記者度量之隘矣。竊以爲罵與諸君辨駁之人且不可，而况不與諸君辨駁者乎。若曾國藩則沉埋地下，不知幾年矣，於諸君何忤，而亦以「頑固」加之？諸君之自視何尊？視人何卑？無乃肆無忌憚乎？是則諸君直狂徒耳；而以「新青年」自居，顏之厚矣。願諸君此後稍斂其鋒，能不河漢吾言，則幸甚。戴主一上。

本誌易卜生號之通信欄中，有獨秀君答某君之語，請足下看看，便可知道半農君答王敬軒君如此措詞的緣故。來書中如「胡言亂語，」「狂妄，」「肆無忌憚，」「狂徒，」「顏之厚矣」諸語，是否不算罵人？幸有以教我！本誌抨擊古人之處甚多，足下皆無異辭。

獨至說了曾國藩爲「頑固」，乃深爲足下所不許。曾國藩果不頑固耶？本誌同人自問尚不至尊己而卑人，然同人雖極無似，卻也不至於以「卑」自居。若對於什麼「爲本朝平髮逆之中興名將曾文正公」，便欲自卑而尊之，則本誌同人尚有腦筋，尚有良心，尚不敢這樣的下作無恥！

記者（玄同）1, Julio, 1918.

第四卷第號正誤表

頁	行	誤	正
貞操論			
三八七	一	大婦人	新婦人
論短篇小說			
四〇一	十	老娶	老婆
有鬼論質疑			
四〇八	三	定數觀念	宗教觀念
同	六	科學能釋	科學解釋
同	十	人兒鬼，	人見鬼，
四〇九	一	非實有耶？	爲實有耶？
新的！舊的！			
四四八	一	縱的距離太近，	縱的距離太遠，

讀者論壇

告青年

郭仁林

嘗謂青年爲人生最好時期、亦人生最危險時期、以情識不深、行爲易陷迷謬、稍一不愼、墮落隨之、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豈不悲哉、爲此文者、特墮落之一青年、數稔已往、曾以憂思搆奇疾、受盡折磨、幾瀕於死、今者疾雖已、而神志消損殆盡、自顧殘生、幾成一半廢之人、不復能有所建立矣、是以痛定思痛、撫今憶昔、每不勝其於邑懺悔之思、嘗欲就所體驗者、輯爲「過來人語」一書、久久未就、茲姑就近日劄記所識、略舉數則、藉爲一般青年告、惟願讀者審知其爲一種老實話、非漫取浮談以相眩者、略一尋味、或亦不無微末芥子之得也矣、

茲舉所欲告者有數事、

一曰盡其在我、此爲安身立命第一義、辨之不可不早、因我嘗見一般人心懷悲憤、動曰、人之無良、天下之大事不可爲、如何如何、因其嘗抱此種觀念、憤世之極、不期轉入厭世、其終也、遂多至於自暴自棄、乃至於自殺、此就近數年來所見所聞者、已絕非一二數也、其實據我看來、也不必說人之無良、也不必嘆天下之大事不可爲、第一要當迴光返照、把自己這個人、先做得他妥妥當當完完全全的、是第一切己的事、亦第一有把握的事、質言之、即人誠無良、而吾個人所待改良之處亦甚多、吾今不必預計天下事當如何改革、改革之使成若何之局面、惟當預計吾個人當如何改革、改革之使成若何之人格而已、蓋即以天下國家論、亦無非此個人分子之積、未有分子不良、而羣體能健旺者、此理易明、則試想吾國數十年來、亦嘗昌言改革矣、亦既經過改革矣、而卒也收效如是、是否即此分子不良問題有以致之、是故吾儕青年、生於今日、正不必因天下事收拾不易、遽爾灰心、只須抱定一個完成個人的宗旨、切實從自己一方面做起、其著手既易爲力、將期望亦不難得達、究之自渡者可以渡人、成己者可以成物、果眞人人如此、天下事亦不難於轉移也、脫不出此、而但空懷一種憂世救世之心、心誠有餘、力則不足、吾恐言政治而政治益以紊亂、言教育而教育日以墮落、即使不涉世途、僚倒以終、而要可自白於天下者、亦只此空空一個憂世救世之心願而已、庸有濟乎、凡吾青年、於此等處不可不一深長思也、

其次曰務正其心、 此與上文所述可互發明、亦不外盡其在我的意思、不過易一解以言之、進一解以言之耳、爲何單單要提出這正心二字、因爲吾儕生於今日、這時局總是紛紛擾擾、沒有一個定體的、所以鬧得一般人的心理、也是紛紛擾擾、沒有一個定體、心裏既是沒有定體、要想作事有恆、有秩序、有進步、是很難的、況且青年人、血氣未定、神經易受刺激、往往小有波動、便至惶惑不安、所以今日一般青年人的心理、愈是荒不可問、若不於此等處、先求一安頓之法、恐是蹉跎蹉跎、即此荒荒擾擾之中、已幾錯過一生、豈不可懼、我嘗抱定一個老主意、就是即事論事、隨時論時、換言之、就是事情自有事情在、到甚麼時候說甚麼話、比如我現在幹這一樁事、便要死心蹋地的、把全副精神注重在此、任他外界鬧至那種田地、也不理會、蓋徒事皇皇、於實際一無所裨、而先已自喪其神守、殊不值也、亦無謂也、昔者宋儒講學、勖曰汝須把心放在你的腔子裏、此最警切之言、劉十功之言曰、世亂無主、吾心詎無主、此語尤可爲當代人痛下一針砭、吾茲所欲明者、無他、亦要人把心放在腔子裏、不要因世局的亂、釀成心裏的亂、且預防因心理的亂、愈以釀成世局的亂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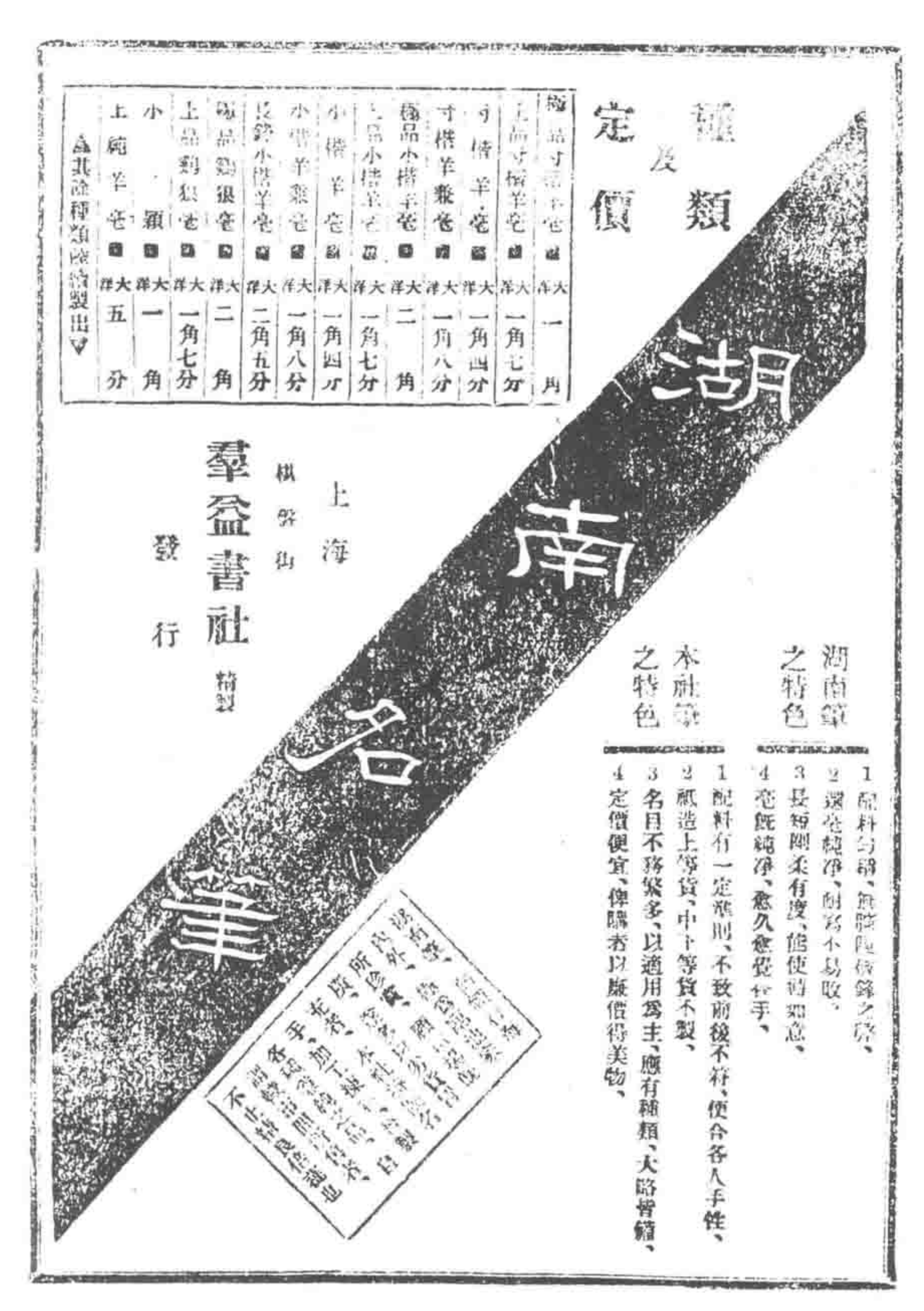
其三曰戒虛榮、 在青年人虛榮心過甚、最爲立身之累、余嘗謂求學時代、與做事時代不同、切不必濫講社交、縱曰今日求學、即爲他日做事之準備、故應有盡有、（求學是否即爲做事之預備尙爲另一問題茲姑取如是說）然所預備者、亦祇應在學力一方面去講求、至於學成德就、果眞有問世的能力了、然後去講社交、講聯絡、自然聲應氣求、同志不期而集、所謂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未可以僥倖求、亦未可以僥倖得者也、奈何今之學者、多不知此、儘日馳心外騖、做些不相干的事體、或則弄幾篇無聊文字、在報上出出風頭、或則發起幾個有名無實的黨會、也顯着在人羣活動、或者結識幾個有名位的大人先生、也常常來往幾次、便覺着自己的身分也了不得了、凡此種種、其行爲既日趨浮薄、其志趣亦日以卑劣、都非抗志前修、勉成遠器者之所爲、所願吾儕、壹以是爲戒忌也、

其四曰戒權詐、 昔人謂倮蟲三百、人爲最劣、爪牙皮革、不足自衞、惟以詐僞迭相恣其嚼嚙云云、其言絕趣、亦絕痛、世習至今、險惡愈益厲矣、我聞人言、居今爲人、其入世第一方法、惟在要於練滑頭、以今日世界、已完成一個滑頭世界、做事而不滑頭、即不足以成事、爲人而不滑頭、直不可以爲人、微論自社會之習染言之、

已具有種種夾持、種種刺激、敎人不能不日趨於滑頭之一途、卽就個人之利害關係言之、人皆滑頭、而我獨否、卽吃虧亦將吃不起也、此等言說、我審聞之、亦嘗審思之、我今有一言、正告於我最純潔之青年曰、君誠純潔、惟宜堅定其步趨、平居爲學、所以自許者何如、何者爲眞誠、何者爲操守、何者爲不失本色、不喪人格、我不嘗以矯正社會自矢乎、則當此滄海橫流之日、正吾儕中流作砥之時、空氣愈惡、則吾所用以自矢者愈益厲、縱曰、大勢所趨、非少數人之薰化所能挽、然吾行吾之素而已、縱使人盡壞了、我還要把住我自己這個人不敎他壞了、吾安肯苟苟且且、向那種鬼窟裏覓生活、冀得贏潤、以自滋益其齊脣乎、且也吾儕做事、固不可不首具有一種犧牲之精神、有時利害當前、犧牲身命且不惜、何況小小吃點眼前虧、一點眼前虧都吃不過、更何論及其他、卽此一義思之、亦可以省矣、

其五曰耐吃苦、　苦非人情之所甘、敎人吃苦、毋乃拂人之性、曰是不然、苦非人情之所甘、而要非人生之所可避、無論何人、不能常保一生處安樂、卽不能一生無憂患、樂天主義、固吾儕所主張而獎導之者、然若不察世相之眞際、而漫欲以樂天二字抹煞一切、此種人只可謂其毫無閱歷、蓋就實際之所徵察、世間苦境、實過多於樂境、吾人於此、若非具有一種戰勝憂患的能力、直是不能挺立於世間、乃至不能存在於世間、此等處、固全由於鍛鍊、非徒事口舌者所能識、然提醒意志、亦是一最簡當之方法、如何提醒意志、其第一觀念、惟在認定吾人所處世間、是一個多缺憾多苦惱的世間、沒有那些可心可意的事、縱曰最後目的、終期有盡善盡美之一境、而目前所遭、要不可不有許多委曲許多邅就處、苦趣旣非所可避矣、便須好把這愛苦二字、認做我生一種應有之擔負、應盡之義務、果眞處處作如是觀、則雖外圍遭境、不無荊棘之感、而內顧神明、究多愉怡之地矣、此以言其槪念也、至於平日之間、一切動定、要在隨時鍛鍊、凡事忍得住、喫得過、方算好漢子、我又嘗說、一個人總須愛惜自己、然却不可驕慣自己、以驕慣自己、卽是不愛惜自己也、此亦不可不知、

右所舉義凡五、則大抵收斂之意多、而發展之意少、蓋純爲針對時症起見、故立論多陷於偏鋒、是在讀者分別觀之耳、餘有剩義、當俟後說、


湖南名筆
筆類及定價
極品寸楷羊毫 大洋一角
上品寸楷羊毫 大洋一角七分
寸楷羊毫 大洋一角四分
寸楷羊兼毫 大洋一角八分
極品小楷羊毫 大洋二角
上品小楷羊毫 大洋一角七分
小楷羊毫 大洋一角四分
小楷羊兼毫 大洋一角八分
長鋒小楷羊毫 大洋二角五分
極品雞狼毫 大洋二角
上品雞狼毫 大洋一角七分
小穎 大洋一角
上腕羊毫 大洋五分
其餘種類陸續製出
上海 棋盤街 羣益書社 精製 發行
湖南筆之特色
1 配料勻稱、無臃腫偏鋒之弊、
2 選毫純淨、耐寫不易敗、
3 長短剛柔有度、能使轉如意、
4 毫既純淨、愈久愈覺合手、
本社筆之特色
1 配料有一定準則、不致前後不符、使合各人手性、
2 祇造上等貨、中下等貨不製、
3 名目不務繁多、以適用爲主、應有種類、大略皆備、
4 定價便宜、俾購者以廉價得美物、